

收換二批

150

花豹

一車全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個善人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先生請上，受老朽一拜。」說吧，又拜了下去。林思明又把方芝同扶住了。道：「方兄休要恁地，見死不救，何以爲人，你父女倆會投到敝舍，却是前世有緣，方兄新病初愈，萬不可往來奔走，且在舍下安住幾天，待身體修養好了，再作區處，不知方兄意下如何？」方芝同聽了，心裏十分感激。謝道：「多蒙先生不棄，教老朽何以爲報？」思明道：「好說，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舍間粗茶淡飯，却不多添二人，方兄但請安心住着，休要見外。」說吧，叫阿虎去端整澡水，請父女倆進內室去洗了澡換了衣服出來，朱氏早把菜飯安排在堂上，方芝同和王兒謝着吃了飯，朱氏細細地把玉兒一打量時，只見玉兒，頭上挽起了秀髮，一張白裏泛紅的臉蛋兒，襯着兩道秀眉，一雙秋波，像是含了兩眼清水，流盼之間，非常可愛，加了粉鼻朱唇，益發美麗動人。看身上時，又換了一身月白紡綢的衫褲兒，玉立亭亭，柳腰一擻，一雙天然足上，穿了一雙白緞繡花鞋兒，果然佛要金塑，人要衣裝，這小女子頓時換了一個人像，進來時，人將半死，加着滿面塵沙，想不到洗過了澡，換過了衣，便出落得像出水芙蓉，能行牡丹了，朱氏看畢暗暗地只是歡喜。

方芝同和王兒吃完了飯，忽聽得玉兒叫聲啊啲！道：「爹爹，我們的吃飯傢伙，怕是丟了。」一句話提醒了方芝同，方芝同吃了一驚，也叫一聲啊啲！道：「我手裏拿着的刀囊，却不知丟在那裏了？敢問林先生，蒙你把我兩人搭救進來的時候，可曾見着那樣子的一隻青布刀囊？」林思回道：「我剛在書房裏，和先生兩人談天，經我家長工阿虎來報，說：『有一老一少，倒撲在我家大門外邊，』我便出來救你，只見你父女背上，各背了一隻包袱，卻不會見有什麼刀囊，想是落在路中了。」方芝同急道：「這便怎好！不知落在甚麼地方了？」思明道：「想是病得神志不清，把刀囊丟了，要是落在村子裏，決沒有人拾取。不瞞方兄說，我們林姓的人，全是規矩不過的，就是拾得了遺物，前來向我報告，請我招尋失主。方兄且想一想，是在甚麼地方落下你的刀囊的？」方芝同聽了，果然想了一想，像是落在林家坡內，把心事稍覺放寬了，遂把手一拱道：「林先生！我下山時兀自把刀囊拿着，待走入了貴村，便覺毛病重起來，眼目昏花，氣力全無，這刀囊準是在這時候失手的，怕真是落在貴村裏，待我出去尋將

來。」說吧，便要走出門去，尋這刀囊。思明便命阿虎陪伴了去，免得走錯了路，方之同謝着，同着阿虎去了。

朱氏頗愛玉兒，見老兒走後，便挽着玉兒的玉手走入內室，問長問短，問了玉兒的身世，思明也和教授回進書房，兩人坐下了。思明嘆口氣道：「先生你看今年的瘟疫，直厲害的這個樣兒，連得行路的人也會雙雙倒了下來。這父女兩人，幸而倒在我家門口，得以轉危爲安，死而復生，要是倒在荒野間，豈非把兩條活生生的性命，一齊丟了。」教授道：「東翁賢伉儷，真是一對天生善人，慈悲爲懷，千古難得，這兩條性命，又是東翁倆救活了的，古人說得好，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功德之大，無以倫比。只是兄弟要請問東翁一聲，這一對父女，東翁救在家裏，原是一翻好意，可是江湖上朋友，幹慣了流浪生涯，怎肯安分度日，不知東翁預備怎地？」思明道：「先生！你休要小覷這江湖上的朋友，江湖上的朋友，儘多的是英雄豪傑，兄弟雖是文人，却愛結識武友，緩急之間，多肯不避水火，拔刀相助。這老兒，口中雖說粗知武藝，只不知他的武藝端的怎地？要是果然好的，我要爲族中子弟訓練武事，就請他父女當任教頭，先生！你看好嗎？」教授微笑道：「東翁真也熱心，使小弟十分欽佩，只是小弟有一句不入耳之言，要請東翁三思而行。」思明道：「你我知己，但說不妨，什麼不入耳？」教授道：「不是小弟多嘴，對東翁掃興，我看這姓方的老兒，一面孔生得英武之氣，像是一個正人模樣。我看他的女兒，自從洗澡換衣以後，頓時變得美麗動人。但是美麗之中，很顯露着幾分妖冶，你教一個年少美女充當教頭，只怕有甚畚枝兒鬧將出來，據小弟想，怕有點不方便？」思明聽了笑道：「人家都說，讀書人，踱方步，真有這句話兒，小姑娘生得美麗，只要正正氣氣，怕什麼鬧畚枝兒？何況有他的嚴父監督着，難道這父女鬧慣了江湖，不會見過世面，他女兒顛倒價，會看中我們村子裏，幾個土頭土腦的農民子弟？先生！你也恁惹多心了。」教授道：「東翁說的是，却是天下的事，不愼其初，必生後悔，小弟十年窗下，平日頗習相術，這女子雖然生得美貌，可惜臉上生了一種天字第一號的壞相，小弟說出來時又恐有傷陰德，人家是黃花園女，教小弟怎好說得出口。」思明道：「出君之口，入我之耳，

只要不對第三人說起就是了，先生，他的痰相在那裏？你只管說。」教授道：「東翁，我們是道德爲本，小弟說了，請東翁休要傳說開去，人家的女子，將來還要配人哩。」思明急道：「先生，我不是說過了，請你爽快些兒。」教授道：「東翁！人們的面貌，最要緊的，是一雙眸子，相書上說的好，看人看雙目，人之驕者，目朝上視，人之卑者，目朝下視，心不正者，其目斜視，自故君子目光正視，然而貪淫好色之徒，其目不惟斜視，亦且目中流露水形，流盼之間，每易引人發生遐思，是謂色目桃花眼，犯之者，不論男女，淫蕩異常。男人犯之攀花折柳，踰穴窺牆，女子犯之，揚花水性，人盡可夫。」這女子的大病，便是這雙色目桃花眼，將來招蜂引蝶，奇禍橫生，是非之來，層出無窮，古今來稱婦人爲禍水，便是這等女子做出來的，東翁休要大意了。」

思明聽了，恍然而悟，自己尋思道：「真有這個意思，這女子洗好了澡換了一身綢衣兒，便覺非常美麗，妖冶動人，我不是好色的人，被他兩眼瞞了一瞞，不知怎的，心中頓時蕩了幾蕩，那時以爲偶然的事，如今被先生說破了，他原來是雙桃花眼兒，怎的有這等勾引力量？倘如遇見年輕色鬼，怕不弄出事來，先生真有學問，可算一言破的。」當下拱手道：「先生真是金玉良言，兄弟領教了，待他們身子稍佳，即請他們走路就是。」教授道：「東翁做善事，小弟怎敢破敗？可是這女子端的可慮，還請東翁三思而行。」思明稱是。教授說吧便上幼明的課，思明出了書房，回入客室，已見方芝同把刀囊尋了回來，原來那刀囊果然落在坡內一墓古坟上面，阿虎眼快，一路尋去被他瞧見，拾了回來，方芝同好生歡喜。朱氏十分喜愛玉兒，便在室中吃夜飯，吃了夜飯，思明叫阿虎打掃了客房，收拾了兩隻炕床，鋪了兩床被單，就請父女倆入房安睡，方芝同謝了，先入房去，隨後即見朱氏陪了玉兒也入了房，叫請早些安睡，把門帶上了，自回上房去。

方老父女急病新癒，疲倦萬分，上了床，倒頭便睡，一霎時呼呼地睡熟了。幼明和先生睡在書房，幾個長工和阿虎睡在側屋裏，廚傍邊的小間，睡的是灶下老媽子，思明夫妻倆睡在上房裏。思明一片仁心俠腸，被教授先生三言兩語，一霎時拋向九霄雲外，闔入睡房，默默無言。怎知朱氏春風滿面，得意

非凡，見丈夫進房，不由笑嘻嘻地迎入裏面，剔亮了燈，請丈夫坐地，倒了一杯茶送在思明面前，又把房門拴上了，轉身坐在思明對面，含笑羞道：「菩薩心腸，最重的是佈施衆生，我們凡人，第一種功德，也是救人的性命。今天我行了這件善事，我想起來，真覺歡喜，老爺，你爲什麼却是默默地，像是有心事一般，却是爲了什麼？」思明嘆口氣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婦人家曉得甚麼？我也是一個熱心救人的心腸，今天救了這父女兩人，聽說會武藝的，更使我十分歡喜，我本打算留住他們，叫全村的子弟們，向他倆學習武藝，怎知多了這個女子，使我十分爲難，因此心中悶悶不樂。」朱氏一楞道：「多了一個女子，怎的使你悶悶不樂？」思明道：「只爲這女子生得太美麗了。深恐惹是招非，發生後患。」朱氏說聲啊啞道：「我們夫妻，一桌吃飯，一床睡覺，怎的兩顆心，會得同床各夢？我歡喜的，只爲有了這個女子，生得這麼俊秀，又會武藝，又會說笑，又且是一個黃花閨女，天送將來，教他將來做我家一房好媳婦。照你說，生得太美麗了，又不好，難道將來預備養一房醜媳婦，配你這個獨生子嗎？」思明笑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等想，只是李學究，善於看相，他說這玉兒相貌雖美，可惜目犯桃花，恐非資德之相。我聽了他話，這一片熱心，不由冷了一半，因此悶得我默默無言。」朱氏笑道：「李先生，也太小氣了，讀書人見人家做好事，理應在旁鼓勵，怎可破壞人家女子的名譽？天下的美女子，那一個不美在一雙秋波上面，甚麼叫做桃花眼，桃花眼有這生秀美的嗎？枉口拔舌，罪過罪過！李先生是一個讀書人，怎的生得這生小量？自己有飯吃了，不該妬忌人家。人家是一對落難之人，救人家還來不及，怎可在背後說人家的壞話，阿彌陀佛！李先生不修修來世，將來歸天時，怕不墮入阿鼻地獄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……」朱氏一連串念了幾十聲佛，思明曉得妻子的古怪脾氣，聽了這一番話，也覺十分有理，不禁一顆已是冷了的熱心，重又溫和起來。等朱氏念好了佛，思明笑道：「奶奶說得是，我也不懂什麼叫做桃花眼？便是真的生了桃花眼，只要門戶正式，防範嚴密，決不會無故的出什麼亂子，奶奶！我意已決，決定留住他們，先來教練村中子弟，緩緩地試他女兒的品行，再談親事，奶奶！你看這主意好嗎？」朱氏喜道：「老爺，好！這總是救人救澈的行爲，自己拿定了主意，休要再聽旁人的閒

話。「思明稱是。夫妻又商量了一下，方始上床安睡。」

第二天，林思明把心事對方芝同父女說了，芝同和玉兒心裏十分感激，父女一商量，以為僕僕在江湖上面，終不如安住的好。既蒙林家留住了，請為本村子弟們的武術教師，也是一個好機會，何況報答救命之恩，怎可回絕人家。當下父女二人，一口答應，思明大喜，却請父女兩人，再行調養幾天。

林思明揀一個吉日，召集了族中長幼人等，聚集在宗祠裏。族人一齊向祖宗行過了拜跪之禮，然後請年長的坐了下來，年幼的立在背後，思明開言道：「衆位叔伯兄弟，我們林姓託祖宗的福，聚族於斯，算起年代來，已有一百多年了，可喜子孫繁衍，都得安居樂業，但是古人說的：『居安思危』，目下時勢，雖然太平無事，只是我們山西境內，素多盜賊，打家劫舍，時有所聞，我們林家坡，恰又位在高嶺下面，難保沒有匪徒竄來驚擾，我不居深憂，萬一發生意外，村中子弟，大半不會武藝，怎能抵敵得住，想請幾個教師，却又沒有機會，誰知天從人願，前幾天，我在大門口救起了一個老年英雄，一個少年女子，可喜兩人都是好武藝，我便留住了他們，請他倆做我們全村子弟們的武師，他倆看在我的臉上，一口允許，我因此請衆位在宗祠聚會，想選一個吉日，開始教練武藝，各位好嗎？」衆人聽了，盡皆大悅，房長林松雪立起來道：「思明弟真是一位熱心好人，處處皆為族中入謀利益，子弟們工作之餘，自應練練身體，既可防身，又可保村，真是一件要事，思明弟這等熱心，我們豈有不協助之理？就請思明弟全權主持，一切費用，向祠產內支取就是。」說吧，只聽得祠堂裏面的彩聲一如春雷而起。

第二回 窺冷拳發現斑斑紋 放流言驚傳花花豹

林氏門中的幾十個小夥子，終年價在山地上練氣力，自然而然練得身壯力健，空下來，常在宗祠大門外打拳，打出來的拳，真是不成其爲拳，像唱戲一般的胡鬧，幾個聰明的，恨不得投拜名師，正正經

經的學上幾年。只是山鄉僻境，無人首倡，却教他們到那裏去學？今天被林思明召集到宗祠，究不知爲了什麼？便是搜索枯腸，終也想不到林思明爲他們練習武藝，請得了兩個教師，恰如由天上落下了一件寶貝，心裏好不歡喜。林思明宣言以後，接着便見房長林松雪首先贊成，並且把練武的經費，也提了出來，衆小夥子聽了，一齊心花怒放，不約而同的喝了一聲鑿雷大彩。林思明見子弟們興高彩烈，不由止住了道：「衆位賢郎們，你們休要這等高興，學武藝要有恆心，切不可虎頭蛇尾，學得不上不下，於實際毫無用處，衆位學藝時，第一件須服從教師的教訓，認真練習，努力上進，方不負區區一片苦心。」幾十個小夥子，平日最敬林思明，今天見思明這等熱心，自然心感萬分。當下林思明房長林松雪商量定當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林思明回轉家中，即請方芝同到客室裏坐了道：「方兄！恭喜你臉色已轉紅潤，身體已是復原了。」方芝同作揖道：「老朽落魄江湖，多蒙先生這等高誼。教老朽父女兩人，做牛做馬，也是報答不盡。」思明道：「方兄休要客氣，兄弟雖是一個文人，却深愛結交江湖上朋友，都是生性爽直，義氣深重，兄弟今天得能與方兄相交，真是幸甚！方兄，前幾天所談的事，承你一口應允，兄弟好生歡喜，今天爲了這事，兄弟特地在敝宗祠內，召集了全村子弟們，告訴他們請您父女爲教師，他們聽了，沒一個不是欣喜若狂，兄弟卽和敝宗的房長林松雪堂兄，商量定當，就借敝宗祠爲教練之所，祠門外一片廣場，最合習練武藝，宗祠內有的是潔淨房間，我已派人打掃好了兩間，給你老和姑娘住宿，再撥一個老媽子服侍你家姑娘，一個村丁供你差遣，並燒伙食，每月的薪水，我自會按月付給您，却要費方兄的心，教幾個好子弟出來，兄弟也有光彩。」

方芝同聽了，不由精神一振，人也長了幾寸，挺起了胸脯，抱着雙拳道：「林先生真是老朽的知己。蒙你這等抬舉老朽，老朽自當盡心盡力，點撥貴族的衆家子弟，方不負先生一片抬舉之心。但不知何日開始，我父女好遷到貴宗祠去住，免得在貴府騷擾下去，使老朽好生不安。」林思明道：「今天是七月十三日，後天便是七月半，我已擇定後天一早，請方兄父女倆進敝宗祠去，就在那天的下午未時以

後，衆子弟農作已畢，煩方兄教練武藝，方兄好嗎？」方芝同拱手道：「好！悉聽先生之命。」林思明大喜，即着幾名長工，逐門挨戶，通知各家子弟。

方芝同辭了思明，回入睡房，女兒玉兒迎道：「林先生請爹爹去，說些什麼？」芝同道：「林先生真是我們的重生父母，他見我們流落江湖，蒙他十分可惜。」就把林思明告訴開會的情形，和借撥房間下榻，供給伙食薪水，另派村丁僕婦，專任使役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這樣地好去處，便是走遍天下，沒處找尋。爲父的有了年紀，端的已是怕走江湖，從此以後，且安心在這裏住幾時，說不定就在這兒做個歸宿地。只是我們要振起精神，認真教練，方不負林先生一片好心，才是做人的道理。」玉兒喜道：「前幾天會聽林先生說起這事，我以為說說罷了，誰知真的要請我們來做教師。爹爹！我們奔走江湖，真有什麼出息，轉不如在這兒收幾個徒弟，把一身武藝，傳授出去，也博個好名氣。」玉兒說完了這幾句話，接連叫聲啊喲，道：「我生了一場病，深恐把武藝忘了，爹爹，明天一早起，爹爹陪我，在院落練練功夫，免得臨時鬧笑話，爹爹好嗎？」芝同喜道：「玉兒說得是，明天我們起一個早，練習幾手，活活血脈，也是好的。」

第二天聽得村雞啼時，方芝同跳了起來，穿了衣服，小女子愛睡覺，看玉兒時，兀自呼呼睡與方濃，芝同用手推着玉兒道：「天快亮了，玉兒醒來，我倆練武藝去。」玉兒在夢中覺得有人推着呼喚，忽地驚醒，把睡眼睜着看時，見是老父立在炕沿，玉兒呀了一聲道：「啊喲，這是女兒提起的，却是爹爹記在心上，女兒做了一夜夢，幾乎忘得一千二淨。」說吧，一骨魯跳了起來，請芝同先出外去，一個兒在房內，穿好了衣服，換了一雙鞋襪，拿一根綳帶，橫束在柳腰上面，隨手把腰身緊了一緊，頓覺神清氣爽，精力陡增，一個箭步，出了睡房，隨手把房門帶上了，伸首一張，早見老父已入院中，揮拳飛腿，打得呼呼地響，玉兒大喜。嬌聲道：「爹爹，休施威風，女兒來也。」說吧，連蹤帶跳，像花蝴蝶一般，飛入院中，提起一對粉拳，直向芝同身上攻將來，芝同見玉兒雙拳飛來，喝一聲來得好，即把身子，施一個「浪裏翻身」，把雙拳如雨點一些，迎住了玉兒，父女倆一交手，像是賭性命一般，拳來拳

去，腿去腿迎，直闖得四臂橫縱，鷓鴣亂飛，正在闖到深處，長工阿虎，已在一株大柳樹下，看得出神。看看父女倆鬥得恁地起勁，忍不住暗地叫好，忽見玉兒在百忙中，落下了腰帶，玉兒略一手慢，芝同一拳，霍地飛到玉兒身上。好玉兒，忽把柳腰一側，呼一聲，一陣旋風起處，憑空地只見玉兒已飛上了那株大柳樹上，如猿猴，如豹子，把兩隻腳踏在樹叉，兩隻手攀住柳枝，那柳樹雖大，經不得有人上樹，一株文風不動的大樹，驀地裏樹身搖動，枝葉起舞，把樹上兩隻宿鳥，驚得忒刮刮飛上青天。芝同見玉兒逃向樹上，不由哈哈大笑。

阿虎正蹲在這株柳樹下面，瞥見玉兒飛將上來，不由嚇出一身冷汗，及至老兒大笑，方知是父女倆練拳鬪勁，於是仰了頭看玉兒，只見玉兒在樹上坐着，迎風耍子，身上薄薄的一件紡綢衫兒，被風吹得飛舞，連得身上的全體白肉，都被阿虎看得尖魂落魄，一霎時紅日上昇，日光照上樹枝，益發顯得綠葉叢中，坐着一個美人兒，柳枝擺處，搖曳生姿。阿虎從出娘胎，第一次見着這幅好圖畫，伸長了頭頸在樹底下細細地賞鑒玉兒的上身玉膚，日光照到身上，分外覺得艷麗，應得阿虎把口涎都流了出來。索性提足精神，仔細觀瞧，誰知被他瞧出了，玉兒身上的一身刺繡花紋，像是紅紅綠綠地，滿身都是，阿虎暗暗叫聲慚愧，一個美人兒，原來是隻花豹子精，真是奇觀。正在想哩，忽聽得芝同把手一招道：「玉兒，你雖病後，可喜身手功夫，還和病前一樣，你看日已出了，且下樹來，倘被林先生瞧見，可要見笑，不是要處。」玉兒聽了，一躡身，像燕子一般，輕輕地，飄落院中，看得阿虎，伸出了舌頭，一時縮不回去，玉兒俯身拾起了腰帶，把身上的灰沙，拂了幾拂，跟了老父，進內去了。

阿虎見父女倆入內，方始鑽出樹林，匆匆地奔入灶下，拿了幾個饅饅，和着菜吃得飽了，具，急急地，開了後門，奔向山地裏去。早見村中的後生，在地上工作着。口中唱着山歌，野草，阿虎見了，把農具放下，高聲道：「兄弟們：今天是十四，明天是月半，從明天起，人家家的飯，服人家的使喚，那有這福氣，跟你們練習武藝。」阿虎道：「這兩個師父」

阿虎道：「住在我家，明天一早，要遷到祠堂裏來住了。」阿毛道：「聽說父女兩人的武藝，阿虎哥，你可瞧見過嗎？」阿虎聽了，把兩手一拍，接着叫一聲好！道：

「瞧他們的，這拳腿施將起來，包教你們兩眼昏花，更其那一個女師父，會得飛上樹頂，

哈！哈！哈。」阿虎說到這一句，不知怎的，電一般快，鑽入了作工的幾個小夥子耳朵裏，

立了起來，瞧着阿虎發呆。阿毛道：「阿虎哥：女師父身上，一身肉怎的？你說你說。」阿虎收

道：「女師父身上，一身肉，白的像羊脂美玉；紅的像桃花怒放；綠的像玻璃翡翠，斑斑點點，

映，好看得像一隻金錢花花豹。」內中又一個少年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常說阿虎哥不規矩，今天

了出來，女師父的身上肉，怎會給你瞧見？可見和你相好過了。哈！哈！阿虎哥不規矩，不規

待我告訴明叔叔去。」阿虎急了，頓足道：「阿龍哥：你聽我說，人家規規矩矩，出落得像一個花

兒，怎爲看中我這一個長工。不瞞你說，今天我起身時，天正黎明，肚子急了，奔入院中的柳樹下去大

便，恰好遇見老師父跑出來，練拳頭，踢雙腿，接着又見女師父也來了，兩個師父交上手打了起來，打

到要緊時候，女師父的腰帶，條地落在地上，拳脚略會慢得慢，老師父的大拳頭，忽地打到女師父的

身上，老師父的拳頭，又粗又重，又急又快，女師父粉也似嫩的身體，怎禁得吃着這一拳？怕不要玉體

倒地，命送黃泉，那時，我心中一急，急出一身極汗。」衆人聽了，齊聲叫道：「啊！怎便怎麼好？

阿虎哥：你應該跑出去，去救他性命吓。」阿虎拍着手道：「還得用我救麼？這女師父端的好武藝，不

但拳脚若飛，這身子更是輕如飛燕，老師父的拳頭，將近飛着女師父的身子，女師父忽地憑空地飛了起

來，呼一聲，飛上了我的頭頂。」衆人聽了，一齊大笑道：「阿虎哥：說大書說出了漏洞，人怎麼會得

飛？你在大樹下面，他怎會飛上了你的頭頂？你的頭頂，又不是」隻轆子，一把椅子，女師父怎能立得

住？便是真個飛上了你的頭頂，他是一個人，少說說有近百斤重，又不是一隻蜻蜓，蝴蝶，蒼蠅，蚊

子，你怎麼會不受傷損，頭頂上油光光地」髮不少，哈！哈！阿虎哥，囉舌頭，囉得前言不搭後

語，噲出大笑話來了。」阿虎把臉一紅。道：「囉舌頭，舌頭上生一個疔瘡，我蹲在柳樹下面，花花豹

一飛飛上了樹頂，不是在我的頭頂上麼？」衆人聽了，益發大笑道：「好好在說女師父，怎麼弄出一隻花花豹飛上了樹頂，前言不搭後語，阿虎哥舌尖兒上，當心生一個疔瘡，教你一天到晚流鮮血。」阿虎急道：「你們聽說話，不辨滋味，這女師父在樹上的姿勢，真像一只豹子，加着上身一件紡綢衫兒，被風吹得，露出了身上一身紅紅綠綠的刺繡花紋，不是像一隻花花豹是什麼？你們不信，明天教練武藝時，留心着，瞧一個一清二白，包你們喝一聲彩，說一聲，好一隻花花豹子。」衆人聽了，方始恍然中，鑽出了大悟。聽得女師父像一隻花花豹，一個個歡喜得跳了起來，腳底一癢，各把農具收拾起，奔入村子裏，挨門挨戶，向叔伯弟兄們，宣傳女師父是隻花花豹，林姓子弟們聽了，莫不興高彩烈，一霎時傳遍了全村，連得一批婦女都要見識見識這一隻女豹子了。

俗語說得好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」方玉兒活到十八歲，從來不曾有過綽號，想不到投到林家，被長工阿虎樹下偷窺，發見了方玉兒的刺繡花紋。湊巧阿虎，又是一個遇事生風的脚色，滿肚子沒字才學，題取人家的綽號，可稱得是一等名工，方玉兒的樹上玩意兒，真像一隻爬樹的小豹子，加着身上的斑斑點點，更其像一隻花花豹子，從此女教師是花花豹，全村裏紛紛地當笑話講，當新聞唱。林恩明的夫人朱氏，正在灶下端整菜餚，忽見老媽子，悄悄地道：「奶奶，村上人紛紛地傳說，說我們家裏的方玉兒姑娘，不是一個人，是一個妖怪。」朱氏吃驚道：「好好地一個姑娘兒，怎說是妖怪？」老媽子道：「村上人說她是一隻『花花豹子精』，」奶奶，當心她在家裏放野火，豹子歡喜吃家畜，家裏的豬羊雞鴨，却要當心一點。幸而沒有小孩子，要是有的話，也是豹子的好點心。」朱氏怒道：「老媽子：你瘋了，怎的瞎嚼舌頭？冤枉人家的黃花閨女，怕不遭五雷擊頂。」老媽子急道：「我活了這大年紀，怎敢平白地冤枉人家，奶奶不信，吃過了夜飯，把那姑娘叫進內室，但看他的身上，兀自生着豹子的斑點紋兒哩。」朱氏聽了，禁不住十萬八千根汗毛，豎起了八萬四千根，素落地，顫抖着。道：「老媽子，真有這事，且待吃過了夜飯，你陪了他進我房來，待我看看這斑點兒。」老媽子點頭稱是。

吃過了夜飯，朱氏獨在房內，把一隻燈剔得分外光明，專候老媽子陪玉兒進房，果不其然，只見門

簾啓處，老媽子送玉兒進來。朱氏立起了身，請玉兒坐地，揮一揮手叫老媽子退出房去，老媽子自回灶下去了。朱氏隨手把房門帶上了，又倒了一杯茶，請玉兒吃，玉兒謝了，福了一福道：「請問奶奶，叫老媽子命我進來，可有甚麼吩咐？」朱氏微笑道：「姑娘明天要做女師父了，我怎敢說吩咐兩字，只是姑娘住在我家，覺得十分怠慢，我好生對你不起，要請姑娘原諒。」玉兒又福了一福道：「奶奶說什麼話？我們父女兩人，已是死了的人，蒙你家先生救活轉來，更蒙留住了養息身體，延爲武師，這真是再生之德，重生父母，我父女兩人，要圖報答也來不及，奶奶怎說這等客氣話？豈不要折煞了我們父女倆嗎？」朱氏道：「姑娘休說這話，我家老爺，專喜濟困扶危，却不爭你父女兩人，姑娘，我今夜十分放肆，要瞧瞧你的身體怎樣。」玉兒聽了一愕道：「奶奶瞧我身體做甚？」朱氏道：「我有一個原故，待瞧過了，對你細說。」玉兒聽了，好生納罕，沒奈何立了起來，在燈前立正了身，讓朱氏瞧。朱氏在燈下細細地向玉兒上下一打量，說聲好：「姑娘生得美麗，在燈下格外好看了。」玉兒聽朱氏說他美麗，心中好不歡喜，喜猶未了，只見朱氏又道：「姑娘你生得這等美麗，你的一身白肉兒，當然更加令人可愛，好姑娘，我們都是女人家，請姑娘把衣紐解了開來，讓我瞧瞧你的一身細皮白肉。」玉兒又是一愕，紅了顏，低下頭，尋思道：「這奶奶今夜敢是瘋了，怎的要瞧起我的肉兒來了？羞人答答的，怎可把紐扣解了開來，拿肉兒給人家看，說起來，她是我的恩人，又不好拒絕了她，這事怎處？」心裏一急，不由臉兒更紅，呆呆地立在燈下，做聲不得，朱氏要瞧個豹子精的究竟，以爲衣紐一解，真僞立見，萬一真的是一個妖怪，預備好一部金剛波羅蜜經，向玉兒頂門覆了下去，仗佛力，除滅妖怪。怎知玉兒低了頭，只不做聲，朱氏肚裏尋思道：「看這小妮子，不敢把肉體顯露，遮莫真是一隻豹子，被我瞧見斑毛，露出原形，精怪有怎麼情義，萬一翻了臉，我便是第一道妖怪口裏的點心。啊喲！看將來，危險已是萬分，快端整法寶，免了他先發制人。」想罷，急把一卷金剛經拿在手中，兩眼瞪着玉兒：口中宣起佛號。唱道：「奉請青除災金剛。奉請辟毒金剛。奉請黃隨求金剛。奉請白淨水金剛。奉請赤寶火金剛。奉請定持災金剛。奉請紫賢金剛。奉請大神金剛。」朱氏一心朝佛，把金剛在口裏都請將來，

顛來倒去，價念個不住，玉兒抬頭一看，見朱氏這個樣兒，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第三回 探妙相燈下露玉體 演奇術林間飛豹子

朱氏被玉兒哈哈大笑，把口裏的金剛，漏得一個不留，只見玉兒開口道：「奶奶你口裏念什麼？怎麼有這許多金剛？」朱氏顛聲顛氣道：「你！你！不把肉兒把我瞧，迫得我，請金剛，現法身，降妖滅怪，你是知趣的，快把你身上的肉兒給我瞧，免得花一般的一個小姑娘兒，送在金剛網下。」玉兒聽了，弄得莫名其妙，沒奈何，把衣紐解了開來，一霎時，香風起處，在燈下露出了上半身。朱氏放了金剛，細細地向玉兒上半身瞧時，只見一身羊脂也似的白肉上，遍繡了紅紅綠綠的花朵兒，映着燈光，鮮艷奪目，却是沒有一根黖毛。朱氏做小姑娘時，曾經見過有幾個同村女子，雇了刺花匠，在身上刺花繡紋，這時見了玉兒這身花繡紋兒，不由回想起來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忙請玉兒快把衣紐扣上了，仍請玉兒坐了。道：「姑娘真對你不起，害你立了好一息。」玉兒紅着臉，把衣衫紐住了，斜着身坐在椅上。道：「奶奶爲什麼，要瞧我的身子。」朱氏嘆口氣道：「山村人，端的不曾見過世面，不知姑娘在那個時候，顯露了這身刺繡花紋，吃人家瞧了去，弄得在外面，沸沸揚揚地，傳說你是一個花花豹。我家的老媽子，更是昏頭昏腦，纏錯你是一隻豹子變人的妖怪精兒，弄得我也糊塗起來，今夜委屈你姑娘，好教我十分抱歉。」玉兒聽了，不覺倒抽了一口冷氣。道：「奶奶休要見笑。這一身花繡紋兒，是我的娘在世時，給我刺上了的，誰料今天在貴村鬧出了笑話，好在我是走江湖的人，江湖上人有綽號的人多，他們叫我花花豹，便算我是花花豹，我決不怪人題我綽號。誰教我吃這碗江湖飯，我是一個直心直腸的女子，好奶奶，便是你叫我幾聲花花豹，我也決不怪你的。」朱氏喜道：「好一個爽直性兒，人要靠自己做，外面的匪語，休要放在心上。明天要遷往祠堂裏去，姑娘快去早些睡覺，我家老爺，也將進房來

了。」玉兒稱是，辭了朱氏，回轉房去。

方芝同尙未睡覺，正在靜坐，見玉兒進來，問道：「玉兒：奶奶叫你，有什麼事？」玉兒笑道：「爹爹：你猜猜看？」芝同道：「我又不是神仙，怎麼猜得着？」玉兒道：「奶奶說，村上人題女兒的綽號，喚做什麼花花豹，却是怪好聽的。」芝同怒道：「傻丫頭，給人家題出了綽號，怎說怪好聽的？姑娘家要端莊穩重，千萬不可輕骨頭。」玉兒道：「爹爹也說得好，江湖上的人，不是都有綽號的麼？爹爹：你爲什麼……。」芝同道：「我怎的？」玉兒道：「你爲什麼？人家稱你雙翼虎的。這雙翼虎，不是爹爹的綽號嗎？」一句話，把一個芝同悶倒床上，默不作聲，自顧自的，調息覺睡。玉兒見芝同不回說，也覺一句話，說氣了老父，見父親一睡，急把燈吹滅，也跟着脫衣睡覺。

林思明眞熱心，已着人把宗祠幾間房子佈置得端端正正，第二天便是七月半，一早起來吃過了飯，叫阿虎拿了方芝同父女的包袱刀囊，先到祠堂裏去，接着親自陪了方氏父女，直往宗祠而來。林家坡是山村，彎彎曲曲，盡是林木怪石，溪中游魚可數，到處飛鳥爭鳴，一路行去，觸眼都是黃花，被一陣陣的秋風，吹起了，香氣撲人，胸襟爲之一爽。方芝同父女倆，奔走江湖，風塵僕僕，幾曾享過這等清福，父女倆在行路中，眞和做夢一般，覺得雲裏霧裏，飄飄欲仙，林思明家離林家祠堂約莫有一里多路，三個信步行來，不覺已到祠堂門外，只見四圍盡是合抱不交的大樹，祠堂門外開一條大路，中間留出一個三五畝大的一個廣場，場上長着碧綠一片青草，已是略帶黃色，被風吹得忽起忽倒，看將去，猶如水波起伏，煞是好看。行到場中，林思明用手一指道：「方師父，這便是我家宗祠，你看大門開着，我們且進祠去，說吧，請方氏父女上前，自己陪在後面。方芝同抬頭一望，果見兩扇大門，八字敞開着，引了玉兒，走進祠去，早見房長林松雪笑嘻嘻地，抱了雙拳，迎了出來，問思明道：「思明弟，這兩位就是方教師，和方玉兒小姐嗎？」思明就把方氏父女介紹了，向方芝同道：「方教師，這一位便是兄弟的堂兄松雪哥，他是本房的房長，昨天我對你說的就是他，且請方兄到房間裏坐。」芝同聽了，忙向松雪拱着手道：「久仰久仰。」一行人進了祠堂西廂房，分了前後兩間，靠天井是一帶紙窗，思明見

兩間房子裏，佈置得井井有條，十分清雅，心中好生歡喜。連說：「好好，全費松雪哥的心。」松雪道：「自從和賢弟決議以後，我即着人把這兩間佈置好了，裏面一間請方小姐睡覺，外面一間是方教師臥室。」說吧，即請三人坐地，接着便見一個小廝，送進四杯茶來，松雪請衆人，吃茶，四個人除了玉兒默默地坐在一旁，林思明等三人，一邊喝茶，一邊閒談。思明道：「今天下午，約莫未時前後，我已着阿虎通知各家，教全村子的後生，齊來拜見師父。這拜師父的儀式兒，堂哥，你可端整好了麼？」松雪道：「一切端整好了，就請賢弟在祠裏吃飯。」思明又慰勞了幾句，方芝同立起了身，在兩間房裏，踏看了一下，果見明窗淨几，非常舒適，心內兀自暗暗地歡喜。見兩個包袱，和一隻刀囊，都安在內室的桌上，忍不住叫玉兒進去整理整理。

玉兒悶坐一旁，巴不得進內室去。聽父親叫他，急忙立了起來，向思明兩人說聲請坐，走進內房去，方芝同見女兒進了內室，轉個身走了出來拱手道：「真費房長先生的心，直佈置得這等清雅。」松雪說聲好說，便請方芝同和思明，出了外間，去宗祠前後，陪芝同遊玩觀賞。玉兒見三人出去了，才把兩個包袱內的衣服，一件一件，取了出來，摺的平平正正的，放在一隻凳上，上面又把包袱遮了，又把刀囊解了開來，鏗地一聲，把刀囊裏的兩柄鋼刀，拿了出來，在窗口的日光下面，晃了幾晃，覺得雪白鋒利，光耀四射。見壁上有釘子釘着，就把兩口刀，掛在壁上，回頭看看坑上，却也十分清潔，鋪着一床大綳的薄被，一個繡花枕頭，角落裏又放着一只淨桶，一個面架子，桌上茶壺茶杯，一應俱全，玉兒深佩辦事人的細心，心中正在暗喜。瞥見小廝托了一大盤酒菜白飯，送到外房，看他擺設好了，轉身出去，接着便見思明等三人進來吃飯，自己不免也走了出去。松雪請方師父上坐了，第二位硬請玉兒坐，玉兒推辭不過，只索坐了。第三位便是思明，松雪坐了主位。四人歡呼暢飲，直吃到杯盤狼藉。

飯後不多辰光，便見村中的子弟們，三三五五的到來，不到午時，已來了二三十人，思明教衆人，排班立在堂上，松雪叫小廝在堂上點起明晃晃地一對大紅燭兒，爐內焚起真香，桌上安了兩個大紅帖兒，幾包茶點，子弟們，平日只怕思明和松雪兩人，今日爲了拜師，在兩人面前，怎敢頭輕腳重？胡說

亂道，所以雖然聚在一堂，却是肅靜非凡。思明見諸事定當，即請方芝同父女，上堂受禮，芝同也不客氣，攜了女兒，緩步登堂，思明請之同玉兒，立在上面，向衆子弟喝一聲跪，衆子弟不約而同的，一齊跪在地上，思明又說一聲起，衆子弟一齊立了起來。芝同受了這一禮，却不敢再受，急拉玉兒，走到下面，向衆人揖了一揖，算是盡了拜師之禮。思明開言道：「衆位兄弟子姪，且不要走開，聽我說話。」衆人果然立住了，聽思明說什麼話。只見思明道：「古人說的，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，你們今天拜了師父，師父便是你們的父老一般，你們須聽師父的話，好好地練習武藝，內中如有已經練過的，得了甚麼本領，可以對師父實說，休要藏在肚裏，好教師父酌量情形，分別教練。」衆人聽了，推出兩個少年，說是練習過的，那兩個少年，思明認得都是近房的堂姪子，一個喚做林中竹，一個喚做林中梅，思明竊記得他兩人，果然練過幾手，只見他兄弟倆，走上幾步，齊向方芝同作個揖道：「師父，我兩人雖然學過幾手，却是上不得場面，要請師父盡心指教。」芝同大喜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不知你兩人學過什麼，還是拳腿，還是刀槍？」林中竹道：「我叫林中竹，他是我的叔伯兄弟，叫林中梅，兩人頗愛武藝，曾投拜一個教師，學過幾套拳，可惜時間很短，只學得些微皮毛，却不會舞刀弄槍。」芝同笑道：「你思經兩人已有了根底，學起來就便當了。其餘的都不會學過麼？」衆人齊道：「都不會學過。」芝同向着明道：「練武豈非一日之功，萬萬不可性急，衆位子弟中，只有兩位已得門徑，其餘的都須從頭練起，兄弟蒙先生錯愛，敢不盡心教練，不到之處，還請兩位指教，中竹中梅二人，尤須用心。」思明道：「悉憑師父教練就是。」中竹中梅聽了大喜，思明看辰光還早，即命衆子弟齊往場上去，衆人聽下，齊發一聲喊，蜂踊而出。

方芝同向思明拱一拱手，同玉兒回入房中，把身上紮縛好了，一前一後，走出祠堂門，抬頭一看，只見衆人已排立在場上，場邊的綠蔭之下，站滿了全村的老的，少的，男的，女的，一齊伸長了頭頸，瞧着方芝同父女兩人，只見方芝同走入場中，挺胸凸肚，兀立地上，背後立着一個如花如玉的女子，想就是人人傳說的女師父花花豹了。又看這方芝同，把一條花白的小辮子懸在頂上，身上穿了一身元色的

生絲衫褲，脚登一雙薄底快靴，腰繫一條元色馬帶，把腰兜繫的緊緊的，雖是五十以外的，目炯炯，神彩飛越，背後的女師父，穿了一身月白色薄竹布的衫褲，腰間也是一根月白竹布上梳起了一個雲髻，鬢邊斜插一朵金黃色的山花，貼在眼梢旁邊，益顯得嬌艷絕倫，芳姿甲了，不由暗暗地喝彩。只見方芝同把拳一拱。開言道：「衆位小兄弟，我看各位的年齡，六七齡，大的也已二十左右，想衆弟兄生長在這山林之間，必然善於奔走山路，但是山林之非是躡上奔下，跳高上樹，練得好，可以捉賊，可以避免險，可以保身，可以衛村。所以老朽決定先教你們轉身跳蹤之法，先把身體手脚練得輕了，然後再練旁的。」衆人聽了，心花怒放，轟雷也似一聲道：「師父端的好主見，但憑師父指教，還請兩位師父，先來一手，給徒弟們觀光一下，師父肯嗎？」方芝同笑道：「衆位休要喧嘩，先把這一功，演給你們瞧瞧。」場內場外，幾百人聽了，一齊喝起好來，人多口衆：聲振林木，把樹上的棲鳥驚得全數飛了起來。原來先聲奪人，方玉兒的樹上一手，早已傳入衆人耳中，今日全村奔集，也爲了要瞧瞧方玉兒的爬樹本領，恰好遇着方師父一開口，就說這一功，聽得衆人怎麼不喜。方芝同和玉兒，候得場內場外，人聲靜了，然後拾了頭，細細地向左右前後一打量，恰好盡是大樹，密蔭也似的排着。一輪紅日，圓圓地掛在西首大林上面，黃昏之前，雖是文風不起，却幸已是秋令，究竟比了夏天涼爽得多。父女兩人看了，暗暗歡喜。方芝同輕輕地向玉兒說了幾句，只見玉兒，俯下身去，把鞋帶重又縛得緊了，立起來又把腰帶束箇結實，直把個柳腰束得真個成了一擱，更覺得娉娉婷婷扭捏多姿，衆人見了，又不由暗暗地喝一聲好。驀地裏，只見玉兒說一聲：「爹爹，我走了。」把腰一扭，這身子便拔地而起，在空中施一個「燕子穿林」的架式，瞥瞥眼，嗖一聲，已飛上東首的一株大樹上面。好玉兒，在大樹上，忽地把身一撲，身懸林間，險險地撲落地來。看得衆人捏着一把大汗。怎知玉兒，早把兩隻脚背，搭住了林上一幹樹枝，脚在上，身在下，倒掛着打鞦韆搖得那株大樹呼呼地響聲不絕。把衆人看得呆了。誰知這時，又見方芝同，裝着左右張望，百忙中把眼光射到了玉兒身上，喝一聲：「休要懸在樹上，我來也。」一聲來了，方芝同早已一個「旱地拔葱」飛上了祠堂的屋頂。

上。衆人又把眼光，一齊射到屋頂，只見方芝同，把右手在額上搭着涼蓬，又向玉兒身上瞧瞧。驀地一躍身，從屋頂上平蹶過來，呼一聲，已到了玉兒掛身的樹上。衆人又用目光瞧時，怎知玉兒已經不知去向，木上倒掛着的，萬不料。一霎時，換了老師父方芝同了。場上場下，場內場外，頓時一聲暴雷的大彩，轟天而起，連得林思明林松雪兩人，也不禁拍掌叫絕，稱奇道怪。怎知彩聲方已，又聽得西首林中一株高掛紅日的大樹上，有人嬌聲叫道：「爹爹文兒在這裏吓。」衆人又用目光，聞聲瞧去，果然方玉兒在西首的樹上坐着，却不知在什麼時候？飛過去的。衆人心中略一轉念，忽見空中一個人，由東首向西橫飛，箭一般快，飛入西林，接着西林內的方玉兒，嗖一聲，斜飛出來眨眨眼上了屋頂，腳未落地，方芝同的黑影，跟着而來，聽得屋頂上一聲響時，衆人眼光一瞥，玉兒的身體，已在芝同懷中，從屋上跳了下來，倏地把玉兒一放，兩人依舊立在場上。瞧得衆人眼花撩亂，紛紛叫好不絕。一般徒弟見了，一齊拜倒在地。齊道：「師父端的好身手，技術高妙，徒弟們從出娘胎，不曾見過，就請師父教徒弟們，一手輕身蹤躍功夫，徒弟們情願盡心學習。」方芝同大喜，叫請衆徒弟起來。道：「天將晚了，且請各人回去，日子長哩。從明天起，待老朽緩緩地教練就是。」場內場外，衆人聽了，尙自戀戀不忍捨去。及見衆子弟紛紛出場，方始風流雲散，各自回家。

方芝同等見衆人散後，便和林松雪林思明等，同入祠內，小廝隨手把宗祠大門關上了，松雪思明見父女倆這身武藝，心中十分欽敬。當下讓父女回入室內，齊說一聲師父辛苦，方芝同笑了笑，請兩人坐了，玉兒自入內室去，覺得渾身流着汗，忍不住關了房門，閉了窗戶，脫了衣衫，揩拭身體，重換了衣服。思明從懷裏摸出了兩封紅紙包裹的銀子，恭恭敬敬地，送給方芝同，作爲師敬。方芝同那裏肯受，禁不得思明誠懇萬分，只索收了。從這天起，方氏父女，安心住在林氏祠內，教練林姓子弟。快，眨眨眼已近冬至前後，早又雪花飛舞，冷不可言的時候，林中竹林中梅兩人的武藝，已可觀，便是其餘的，也能拳脚齊飛，輕易敵得過二三個普通人了。於是花花豹三字的大名，在境內，叫得震天價響。古人說得好，人怕出名豬怕壯，這花花豹的名兒，不知者，以爲是一

豪客，日子一久，便人人曉得是一個妙齡女子，惟其是一個妙齡女子，更其惹人注目起來，常有遠遠地跑了來，拜見方氏父女的。方芝同年將就木，久歷風塵，凡是來拜見他們的，他終是和和氣氣地誠懇對付人家，從來不肯得罪於人。因此鬧得名兒更加大了，連得平陽縣境內的江湖好漢，綠林大盜，也震得兩耳欲聾起來。

林家坡朝南，翻過了高坡，接連着盡是重山峻嶺，在東南角上一座山頭，兀為奇峯獨出，顛巍巍地，高出衆山之上，四圍的山頭，比了他時，如衆星朝月，覺得渺乎其小。這高山喚做梅花峯，峯下盡是溪流，筆直地一條山路，可以直達峯頂，從這梅花峯，到林家坡，算起山路來，約莫有二十多里。但是在林家坡的峯上看將去恰如望衡對宇，伸手可接。在這幾箇山頭之間，歷來都是干淨所在，連得剪徑的毛賊，都不會發現一箇。不知怎的，在此幾月之間，不知從那裏來了幾個綠林英雄，佔住了這座梅花峯，這梅花峯平地發旺起。山上幾位英雄，竟而招引匪類，建築山寨，打家劫舍，積草屯糧。近平陽縣城的幾家富戶，被他們鬧得雞犬不寧，想請平陽縣派兵征剿，又恐攤派軍費，拿出去的銀子，更比強盜光顧得多上幾倍，因此不敢申請。誰知強盜，越來越兇，幾乎挨戶打劫，便有人激動衆意，來請花花豹父女，一試身手了。

第四回 康家莊好漢劫富翁 梅花峯英雄驚賊黨

這時已是臘月之初，冷的天冰地凍，因是年底將近，林家坡家家戶戶，預備過年，已是停止練習武藝。方芝同父女，閒着沒事，有時在房中圍爐取暖，有時出祠去，踏雪尋梅，真個逍遙自在，迥異往昔，心中感激林思明，真如學生知己。論父女倆的武藝，遍天下可以去得，要是起壞心，為盜作賊，取

財帛真易如反掌，然而方芝同，在年輕時，闖過了潑天大禍，鬧遍了山西半境，雙翼虎的大名，官廳上奇案無窮，江湖中口碑載道，方芝同爲人機警，上半世的奇禍，都被他闖了過來，下半世恰如漏網之魚，法外餘生。現在年輪大了，覺得爲人如春夢一場，落底全空，從此革面洗心，永不爲非。只緣女兒的親事，尙未訂就，未免一件心事，長掛胸頭，老年奔走江湖，也無非隨地物色佳婿。却恨沒有可配的人物，沒奈何祇得耐心候着。如今住在林祠，要報答思明救命之恩，延聘之德，自然心定神閒，圖報恩人，絲毫不作非分之想。忽一天：大雪初晴，一輪紅日，明照大地，父女兩人坐在日下曝太陽，閒談消遣。忽見小廝領進一個人來，叫聲師父，有客人拜訪來了。方芝同立起抬頭看時，只見來人，約莫有二十七八年紀，看面上時，却生得氣概非凡，頭上戴了風帽，身上穿了皮襖，腳上登了快靴，像是個會武藝的朋友？又似面熟，又似陌生，一時間，其實想不起來。只見那人，見了方芝同走上一步，口稱師伯，倏地拜了下去。方芝同，急忙扶了起來，看一看那人面孔，叫聲啊啣道：「你是楊風賢姪麼？却是甚風吹得來，怎的曉得我在這裏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姪真是楊風，打聽得師伯在這裏，故而特來拜望。」芝同大喜，叫玉兒端了一隻凳子，放在一旁，請楊風坐了曝日。楊風見了玉兒，道：「這位可是師妹，人稱花花豹的嗎？」玉兒聽了，忽地把臉一紅，瞧着楊風，聽楊風說話。芝同嘆口氣道：「我最怕有人題綽號，玉兒同我住在這裏，爲了懂得幾手蹤跡功夫，人家就稱他爲花花豹，叫人聽了，真覺刺耳。却又不能掩住人家的口，真教人無可奈何。」楊風笑道：「虧得師妹，有這個美名兒，傳揚在這平陽境內，小姪聽在耳旁裏，估量着什九是師伯父女，因此特地翻山過嶺價來拜見師伯和師妹的。」芝同道：「看賢姪進來時面露驚慌之色，想是有什麼事，來和老朽相商？」楊風道：「師伯真個細心，便看出小姪有心事。不瞞師伯說，小姪真有一件難事，來求師伯幫忙，請看先師父面上，助小姪一臂之力，請師伯千萬不可推却。」芝同道：「什麼事？凡是辦得到的決無不允之理。」楊風道：「自從師父亡故，小姪便投奔到平陽縣北門外一家富戶裏，當了護院，那富翁，人稱康百萬的，蒙他待小姪十分青眼。小姪在他家中，已有三四個年頭，却相安無事，怎知近來梅花峯上盤踞了盜匪，一月兩三次，下山來，在

城外搶劫財物。三天之前，輪到康家，損失了財帛，還在其次。最刻毒的，把家主康百萬擄了去。小姪那時，孤掌難鳴，眼睜睜地吃強盜佔了上風，康家上下人等，不怪自家財富出了名，勾引強盜上門，却怪小姪沒用。冷嘲熱諷，只說保鏢的只會吃飯拿錢，有了事，連得主人都保不住。小姪聽了，真難自容，尋思這事，非師伯師妹幫忙不可。可是一時想不起師伯住的地方，於是離了康家，到處打聽你老的行蹤，恰好有人提起花花豹是一個姓方的女子，和老父兩人，在林家坡當教師，小姪聽了，心中一動，暗暗地就料得是師伯兩人，因而奔了來請求師伯，想一個辦法，把康百萬救了出來，好使小姪補留點體面。」芝同聽了道：「原來恁地，可是這批強盜，是甚麼名頭，你可打聽過麼？」楊風道：「打聽過了，爲首的喚做：一條鞭史文龍，第二個喚做：小李閻季不平，第三個喚做：鎮山東毛大吼，第四個喚做：採花蜂白玉霜，梅花峯上便是這四人盤踞着，那據康百萬的便是鎮山東毛大吼。這廝，施得一條好扑刀，小姪敗在他手，險些兒把命也丟了，不知師伯，可認識他們麼？」芝同道：「都是一般後輩，叫我怎地認識。」楊風道：「好師伯，只要肯幫小姪的忙，憑您雙翼虎和師妹花花豹，兩個大名兒，也可把那廝們嚇壞了。敢請師伯和師妹，上得峯去和那廝廝會一場，小姪自當奉陪，請師伯俯允則個。」說吧拜了下去。芝同扶住了楊風道：「我們自己人休恁地客氣。」玉兒在旁聽了，不由芳心興奮，恐老父推辭，疾忙接着說道：「師兄休要恁地客氣，爹爹是個最義氣的人，休說你是自己人，便是外人求他，他也是有求必應的。爹爹今天暖和和地好天氣，我們就上梅花峯去，會會那廝們，要子一場也好。」芝同見玉兒這等說時，叫他怎生推辭。便道：「賢姪，這裏到梅花峯，不過二十多里的山路，動腳可以就到，我們吃過了午飯去，到那裏也不過午過未初。」楊風大喜。芝同就叫玉兒把武器收拾收拾，玉兒聽了，興沖沖地，奔入房中，把父親一把扑刀，自己一把大環刀，揩拭了幾下，從刀囊裏，取出了鏢囊，揀幾支好鏢藏入囊內，把身上打扮了，換上一雙跑山鞋，諸事定當，只等吃過了飯，拔步飛跑。

梅花峯上的好漢，原是明末流寇的子孫，祖宗是強盜，父輩也是強盜，祖孫相傳，可稱強盜世家。這史文龍，和季不平，毛大吼，白玉霜三人，都是上輩傳下來的累世弟兄，江湖上義氣爲重。這四人頗

有祖風，生死合在一處。原在山東地界，占山稱王，却是一再被官痛剿，沒奈何投入了山西平陽縣梅花峯，作了賊巢，連帶來的小嘍囉，以及沿路跟了來的，也聚集到三四百人數。只是草創之初，缺少財帛糧草，初到山西，又不敢進城借糧，所以只好打劫幾家城旁富戶。幾月以來，差實得手，把一座梅花峯，已佈置得頗像山寨。單是木房草舍已搭了五六十間，中間一間忠義堂，兀自非常堂皇。半山裏也築起了關柵，派了上等頭目把守着。前幾天把一個康家的財神劫了來，却是好酒好肉管待着，軟軟地勸着康百萬，寫一封信，送回家去，教家中備巨款來贖。怎知康百萬善善成性，你要他的錢，比要他的肉還難受。史文龍用盡心計，這康百萬却是拚着一命，不肯動筆。弄得衆好漢束手無策，沒奈何耐着性兒，把康百萬軟禁在寨子裏。一面想仍叫毛大吼再下山去向康家去恐嚇恐嚇，只是商議未定，忽報有三個人要上峯來見寨主，史文龍心裏一動，便已料得是康家着了來人，不由心中大喜，即叫嘍囉去請了進來，自回房去換衣服。嘍囉去了半響，便引三人，請上忠義堂坐地。一面報知史文龍，季不平，毛大吼三位寨主。三人各換了一身新衣，帶了武器，齊到忠義堂而來。三人跨入忠義堂，毛大吼眼快，早已認出內中一個是在康家交過手的朋友，一個老年人，和一個美貌女子，腰間跨着刀，想是道中朋友，不會者不來，來者必會，却不可怠慢人家。便不由抱拳上前，向着楊風道：「朋友是來瞧康老兒的麼？」楊風立了起來點頭道：「是的。」毛大吼道：「來瞧康老兒，你一個人來好了，爲什麼帶了這兩位同來？這兩位想是康家的親戚麼？」方芝同聽了霍地立了起來道：「朋友貴姓？」毛大吼微笑道：「我麼？江湖上人稱鎮山東毛大吼的就是我。」芝同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是一個好漢，鎮山東的英雄，鎮到山西來了，後生家端的八面威風，老朽有眼不識泰山。」毛大吼道：「你老貴姓高名。」方芝同道：「我已是老了沒用的人了，姓方名芝同，幾十年前在江湖上，也有一個名兒，人人喚我雙鬃虎的。」說吧用手指玉兒道：「他是我的小女方玉兒，新近得一個外號，人家稱他花花豹。我父女倆與康家絲毫沒有干係，只是這位楊風，是我師弟的徒弟，在康家護院騙口飯吃，怎知衆位好漢，把康百萬帶上山頭，却不把我師姪的飯碗打碎了嗎？老朽爲了亡故師弟的面上特地上山拜望寨主，看在老朽薄面，把康百萬交還楊風，彼此結

識一個朋友，不知衆寨主怎地？」大寨主史文龍聽得這女子，便是人人傳說的花豹，又聽芝同自稱就是從前的雙翼虎，不覺心中暗暗吃驚。正思上前招呼一下，怎知小李闖季不平，見方芝同大刺刺的說話，十分尖利，不禁怒火上衝，大叫道：「是江湖上的朋友，須講江湖上的話，人已將要到棺材裏了，却還要倚老耍勁，真是老而無恥！來，來！來！要交一個朋友，也須眉兒相接，性命相拚，我們來鬪上百十回合，要是把梅花拳鬧翻了，方教你們把康老兒帶下山去。」說吧，早已跳出了忠義堂外，一片廣場上，把外衣卸去，露出一身緊衣，手挺一條扑刀候在那裏。「玉兒大怒，嗖一聲，拔出大環刀，使一個輕身法，飛鳥般穿出了忠義堂，嬌聲喝道：「獨眼賊，休要誇口，叫你認識花花豹。」使動手中刀，舞得雪片一般，和身滾入季不懷裏，季不不急忙退後兩步，即提扑刀相迎，方玉兒把那口大環刀，施了個急急風，飛舞盤旋，閃電一般價快，迫得季不不兩目昏花，把一口扑刀使得亂了，眼見得季不不快要敗將下來，毛大吼心中一急，急把外衣卸去，挺了刀，一個箭步，跳入圈中，只一刀向玉兒下三路戮來，好玉兒把兩腳輕輕一蹤，呼一聲，早已上了忠義堂門口豎着的棋桿上面方斗之內。方芝同見了大怒道：「兩個男子漢怎敢欺侮一個小女子？今天也教你們瞧瞧將要到棺材的朋友，究竟比你們後生怎地。」說吧，抱刀便出，用刀指着毛大吼道：「我曉得你施展得一條好扑刀，今天我們來鬪鬪扑刀。」毛大吼喝道：「休要多說，且吃我幾刀。」說吧，早已一扑刀，向芝同頭上飛來，芝同一側頭，避脫了刀鋒，疾把手中刀，向毛大吼攔腰割去。毛大吼即把扑刀背一撥，乘勢又是一刀，向芝同腿上割去，芝同嗖一聲，把身子邊空飛到毛大吼背後，手起一刀背，把毛大吼打倒地上。正要收刀，誰知獨隻眼的季不平，早已一刀來偷冷着，方芝同讓他戳將來，刀入懷時，把身一側，一伸右腿喝聲去，早把季不平一腿，踢了個仰面朝天。方玉兒在棋桿上看了，拍着手哈哈大笑，羞得毛大吼兩人，滿面飛紅，一時爬不起來。方芝同哈哈地笑着，起了身，把兩人扶了起來，早見玉兒已由棋桿上面跳了下來。接着史文龍出來，把父女倆請入忠義堂內。毛大吼和季不平，羞容滿臉，齊回內室去了。楊風在旁見了，不禁心花怒放，暗暗地佩服芝同玉兒兩人的武藝，這兩身蹤跳功夫，真不愧雙翼虎花豹兩個美名兒。

史文龍請父女倆在忠義堂坐地，納頭便拜。芝同即把史文龍扶了起來。道：「寨主，折煞老朽。敢問貴姓大名？」史文龍道：「老英雄，小弟姓史，名文龍，江湖上稱我一條鞭，那個獨隻眼，是我二弟，喚做小李闖，季不平，第三位便是毛大吼，還有一個四弟，姓白的，出外未回，老英雄和令燧，端的難得光降。怎知兩位兄弟，冒犯虎威，真叫小弟十分抱歉，還請老英雄大量包容。諾，諾，諾，小弟代兩人當面謝罪？」說吧，又向芝同父女，唱了一個大喏。芝同笑道：「不打不成相識，江湖上好漢相逢，拔刀要子，轉好結成一個朋友，請寨主休要介意。只是這個康百萬，請寨主看老朽薄面，把他放回家去，在此年關，由他回家度歲，寨主有什麼爲難之處，待老朽和康翁相商，只要他拿得出，請寨主休論多寡，也結識一個朋友，不知寨主尊意如何？」史文龍怎敢違拗，連說：「好好。」即命頭目，把康百萬扶了出來。芝同見康百萬，已有六十年齡，生得肥頭胖腦，面清目秀，果然是個財翁之相。當下見了史文龍，叫了一聲大王，史文龍也請康翁坐地，楊風見了，走了上去叫一聲東翁。康百萬見了楊風，心中暗喜。叫道：「楊風哥，你是吃我家的飯，曉得我家家境的，真是外強中乾，徒有其名，大王叫我寫信取銀，這真是向壘糠裏迫油，大王我家的事，只問這位姓楊的便明白了，老漢怎敢在大王面前裝窮。」史文龍笑了笑，兩只眼瞧了芝同，只等芝同開言。芝同向着康百萬道：「老先生，我看在我師姪楊風的面，特地同了女兒到此，來懇求寨主，把你老先生放回家去，多蒙寨主看老朽薄面，已允把老先生放了。」康百萬聽了大喜，即向芝同父女謝了。芝同道：「老先生既已來此，却不可空手回去，多少出些軍餉，彼此也好日後相見，老先生好麼？」康百萬道：「你貴姓大名？」芝同道：「老朽是林家坡林思明的朋友，現在林家爲教師，姓方名芝同，我有一個同師學藝的師弟，便是這位楊風的師父，所以楊風是我師姪，我看在師門的情份，怎可不來看你。如今事已談妥，請你慷慨一點，休使老朽爲難。」康百萬聽了，兀自低頭呻吟，不作一語。看得玉兒心頭火氣，霍地立起了身，拖了芝同便走。罵道：「這等一個吝嗇鬼，只合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爹爹，我們回去，休要管他的賬。」楊風大驚，急把兩人拖了回來，哭喪着臉，向着康百萬道：「我的好東翁，請你痛快一點，俺師伯和師妹，已和二寨

主三寨主戰了半天，爲了你，已流了幾身大汗，你怎的恁地不知輕重，鬧得師妹發怒，叫我怎對得住人哩。」康百萬見楊風急了，只得把身上一塊肉，割了下來，好慷慨，一開口，便答應一百兩銀子，待放下山去，仍叫楊風送將來。」芝同聽了，哈哈大笑。道：「老先生好慷慨，一百兩銀子，換了銅錢，叫人拾也拾不動，端的捨不得的，我曉得綠林中的好漢，決不希罕你這一百兩銀子的，今天寨主說過，把你釋放，便是你不出一文，決不留你半天，要是你下次再出了事，怕沒有人，再爲你奔走，將來嘗着白刀子的味兒，不知比黃金白銀的味兒怎地好。哈哈，天下真有要錢不要命的蠢貨，楊風賢姪，你陪了老先生下山去吧。」說吧，又向史文龍道：「寨主，一切看老朽的面，我們後會有期，好麼？」史文龍也說道：「我們何處不交朋友，今天得遇老英雄，端的三生有幸，老英雄一句話，小弟無不遵命，就請楊兄把康老兒帶走就是。」芝同謝了，叫玉兒拿了兩柄刀，辭了便去。康百萬和楊風也跟了下山，史文龍直送至關柵方回。及至忠義堂，只見季不平和毛大吼兩人，氣呼呼地坐在堂上，一見史文龍回來，毛大吼大聲道：「大哥，你怎的看了人家廝殺，不上來助一鞭之力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史文龍微笑道：「賢弟息怒，聽爲兄說。這姓方的雙翼虎，爲兄在幼年時，已聞他的大名，一身武藝，除非四弟在此，方可敵上幾手，爲兄的與兩位賢弟，便是三個拚他一個，也非吃個敗仗不可。爲兄的有自知之明，沒奈何一肚子忍耐着，二弟太性急，你看爲兄的，尙且不敢動手，你怎的可如此鹵莽出手，真是自取其辱。」兩人聽了，大叫一聲，氣死人也。

第五回

媚愛妾富翁服神棗

親芳澤飛賊施悶香

史文龍一席話氣得季不平和毛大吼臉兒轉青，兩眼泛白，齊道：「大哥你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把方老兒的本領，拾到雲端裏去，看得自己兄弟，一個大錢不值，端的是個笑話，聽得康老兒，一根汗毛不拔，輕輕地被方老兒帶回家去，大哥，我們兄弟還有什麼面目占着這座山峯，吃江湖上的朋友聽見

了，兀的不要使人笑脫牙齒嗎？」史文龍嘆口氣道：「賢弟，休要埋怨爲兄，古人說得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遇見敵人，也須估量自己的能耐，能否敵得過人家，人家手段比我高上一着，我何苦輕於出手，自討沒趣，賢弟，爲兄的，倘如加入了戰鬥，也吃人家打在地上，人家一反臉，要長要短，我們怎地對付，休說一個康百萬，被人家大刺刺的帶了去，我們沒有話說，便是兩三刀把我們殺了，一蓬火把山寨焚了，也祇好眼睜睜地生殺由人，賢弟，識事務者爲俊傑，爲兄的，要和你們一般見識，試問怎地收場？」季不人道：「恁地時，難道不圖報復了嗎？」史文龍道：「爲兄，比賢弟倆，長幾歲，前輩的英雄好漢比較多曉得幾個，在我十幾歲的時候，就聽得這雙翼虎是一個驚天動地的人物，做過無數驚人奇案，後來便聞得他隱居下來了，日子一多，早已忘了此人，怎知他還在世上，還有這能耐。康百萬的事兒，既然有他出頭，我們如要報復，須待四弟回山，再作計較，兩位賢弟，千萬不可莽撞，一誤怎可再誤，且自忍耐些兒，便是上策。」兩人聽了，方始無言。

康百萬脫離虎口，心裏兀自暗暗地歡喜，由楊風扶着，一步步地捱下了梅花峯，方芝同玉兒父女倆在後面緩緩地跟着走，沿峯賞玩雪裏送香，胸襟奇快，一顆將要落山的太陽，照得殘雪，滿山明亮，微風起處，把雪花括得飛舞滿山，雪花被夕陽照着，恰如恆河沙數的點點黃金盤旋空中，端的好看煞人。衆人離了梅花峯，又翻過了幾座小山，已行至三岔路口，方氏父女要往北走，康百萬賓主，要上南去，楊風代康百萬向方芝同父女謝了又謝，方始分路。方芝同父女，別了二人，加緊脚步，如飛一般，回轉林家祠堂，天尙未晚。

康百萬平日養尊處優，怎能行得性急路，同楊風回到康家莊時，已是一更大氣了，管莊門的，見是主人回來，不覺大喜，飛一般的報了進去，一霎時莊內燈火齊明，康百萬的大奶奶，二奶奶，女兒康錦花，僕婢老媽，房裏丫環，黑壓壓地一大羣，爭先恐後，迎了出來，把康百萬簇擁着進內房而去，楊風自回房去，洗臉洗脚，吃酒吃飯，尋思主人，是個齊齋兒，這次全仗師伯師妹出力，把他救了出來，須送一份謝禮去，才是爲人的道理，深恐主人不明事理，一毛不拔，教我怎對得住師伯和師妹，待我吃過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師伯麼？楊風吃你的飯，賺你幾個錢一月，天下有你這等黑心的人，虧你枉稱百萬豪富，所作所爲，真是一個齊嵩鬼，守財奴，還說我不通世故，你是通世故的，看你這等行爲，遲早有一天，給人家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看你把偌大家財，帶向棺材裏去。」三奶奶越說越氣，索性踉足大罵，罵得康百萬心也痛了，急忙立起身來，向三奶奶打拱作揖道：「好奶奶，是我的好奶奶，休要發怒，是我把話說錯了，備一份厚禮，送姓方的，只要你奶奶一句話，我怎敢違抗了你，送什麼，憑你說，就在今天叫楊風送將去好麼？」三奶奶見康百萬答應了，不覺嫣然一笑，把一點水秋波，向康百萬飄了一瞥，把個康百萬樂得眉開眼笑，急道：「好奶奶，送什麼，你說，你說。」三奶奶道：「依了我，你備五百兩銀子，兩身衣料，教楊風送將去，也教人家稱讚你一聲，却不是好？」康百萬大喜，忙叫丫環，奔往賬房，教賬房先生預備好了，即命楊風送往林家坡去。

楊風早在自己房中，探頭探腦，打聽消息，約莫不到午時，便見賬房裏一個小廝，拿了銀子和衣料到來，一手付楊風，說是奉主人之命，教楊風送往林家坡去。楊風大喜，即把身上結束好了，拿了銀物，出了康家莊，直奔林家坡，沿途吃了些酒飯到林家坡林家祠堂時，已是下午未過申初，方芝同房去，楊風拿出五百兩銀子兩件衣料，拜道：「東翁康百萬多多拜上師伯和師妹，蒙出力愛，謝，備這兩式薄禮，命小姪特地送將來，請師伯收了。」方芝同見了銀子和衣料道：「却

心，只是一件，你東翁，也該拿出點兒，送往梅花峯去，教老朽也好對得住江湖上。

下山之理。」楊風道：「小姪也是這等想，可是東翁，怎肯把白花花銀子，湊且休管他，下次出了事，看他怎地。」方芝同笑了笑把禮物收了，取了二百

不過，也謝着收了。兩件衣料，玉兒收藏着，玉兒看時，一件女色的，是

緞子，心裏好生歡喜，芝同叫小廝端整酒飯，請楊風吃，楊風吃得來，只見玉兒笑道：「爹爹，真也作怪，這康老兒在梅花峯時，這等一個齊嵩鬼，怎的？會叫楊師兄，送這份厚禮到來，却

作怪，連我也想不到，只是我們，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我計這個財主，管教楊風第二次來請我們，我兒，你等着瞧吧。

這楊風得了方之同轉送二百兩銀子，心裏兀自暗暗地歡喜不置。

翻山過嶺，回轉康家莊，恰好一更天氣，回入房中，把銀子藏了，出了房，

話，已是更半天氣，人覺得倦，便回房上炕睡覺，怎知有了銀子，心上熱性

內時，已是人人睡熟了，寂靜無聲，楊風却怎地睡不着，覺得精神反而振作起

上，隱隱約約地，有脚步聲響，楊風大驚，一滑魯跳了起來，側着耳朵聽時，可不

嗎？楊風聽得真切，隨手把衣一披，把撲刀拿了，開了門，一陣激骨奇寒的冷風撲上身

落落地抖個不住，伸出了頭，打了望時，却見淡淡的寒月，照得屋頂上空空如也，提足了

察，只見瓦片上，有一隻貓兒行着，楊風呖了一口，暗暗叫聲：「慚愧！原來是一隻貓，在屋上

怎的當作了人，端的是活見鬼，時將半夜，天又這麼冷，且自睡覺。」想吧，把身子縮入房內，把門闔

了，捱到坑上，和衣又睡，恍恍惚惚地，一覺醒來，已見窗戶透進亮光，想是天快亮了，口覺得渴，索

性坐了起來，倒了一杯茶潤一潤嘴兒，怎知窗戶外，刷一聲，一個人影飛掠而去，楊風大驚，急把茶

杯一丟，提了撲刀，把窗一推，托地跳將出去，見那人影，已在門外房屋頂上面。楊風把撲刀向地上一

拄，一縱身上了屋頂，怎知那人影，如飛一般，眨眨眼已落在莊外。楊風怎肯捨去，在屋頂追將去，也

落在莊外。却見那人在平地飛跑了去，楊風喝一聲，在後飛追，約追了半里路，看看將追上了，驚見那

人收住脚步，他回身，把手中寶劍一亮道：「兀那漢子，緊緊地追老爺做什麼？休要討氣，快回去，老

爺饒你性命。」楊風見那人，肩上背了一個大包袱，明知是個偷兒，這包袱內的東西，又明知是東家之

物，天一亮，發覺起來，又要怪我沒用，讓賊人偷了東西去。想到這裏，不由心中一急，手起一撲刀，

向賊人身上揮去。那賊人急用寶劍相迎，兩人就在平地上鬥了起來。約莫鬥了二十多合，楊風已是骨軟

筋酥，却幸賊人有一個包袱裏，轉身不便，見楊風刀法已亂，也不傷楊風性命，收回寶劍，轉身便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做夢也想不到，愛妾被偷兒戲弄，竟而在木夫身傍，大胆無忌，這是件天下奇聞，却怎麼輪到我的身上？」三奶奶想到這裏，真的，不知是怨，不知是恨，不知是喜，不知是悲。那顆心不禁躍躍地跳了起來，心一跳，慾火跟着上升，恨不得那個少年賊，像昨夜一般的跳窗而來，今夜裏，康百萬不在房中，恰可快樂一夜，可惜他是一個賊，昨夜又不曾聞他一言半語，三奶奶想到這裏，轉是悔恨萬分。可憐累得他，軟綿綿地，想思不已。三奶奶翻翻覆覆不能入睡，見月影已上紗窗，窗外的樹影兒，兀自搖拽不定，驚見樹上一個人影，倏地撲窗而來，紗窗上刷地一聲，早見那人影，如燕子一般，落到房內。三奶奶在床內一望，不覺又驚喜。那人影立在房中，用目瞧床。三奶奶仔細一看，便是昨夜那個少年，三奶奶芳心亂跳，忙向被內一鑽，果如人願，那少年脫了衣，吹滅了燈，鑽入錦被，和三奶奶一雙兩好，溫其舊夢。今宵不比昨夜，兩人在被內唧唧噥噥，山盟海誓，睡到四更前後，兩人爬起床來，穿了衣服，三奶奶匆匆地，整了一大包，那少年背在肩上，遂一伸左手，把三奶奶一挾，推開了紗窗，嗖一聲飛了出去，走得不知去向。

楊風這一夜，委實睡熟了，睡到日高三丈，方始起床。正在梳洗，忽見三奶奶房中的小梅，兩眼流淚，奔將來道：「楊爺，不好了！我家三奶奶吃，吃賊人搶得不知去向，老爺急得雙腳直跳，快叫你去問話。」楊風大驚，急隨小梅奔到三奶奶房中，果見康百萬失魂落魄一般，在房裏着急。瞥見楊風來了，急道：「楊師父，三奶奶不見了，你快與我找將來。」楊風看了看窗戶足跡，明知又是那賊做的勾當，却又不便說將出來，兩眼看着康百萬，只不作聲。康百萬急道：「怎好！怎好！三奶奶是我最愛的一房奶奶，楊師父你快設法，要銀子用你儘管說。」楊風見康百萬急了，道：「東翁休急，我看這個賊人便是前夜用閨香的那個賊兒，東翁要探他下落，除非託我師伯父女倆去，却須帶足了用度，方可見他。」康百萬見說，沒口子答應，忙叫賬房到來，拿銀子交給楊風，楊風拿了銀子，結束好了，帶了武器，出了康家莊，如飛的奔往林家坡，走入林家祠堂，只見師伯方芝同，在大天井裏，坐在椅上，又在曝日。又見師妹花花豹玉兒，和一個少年男子，正在一拳一腿地鬥武藝。花花豹頭上裹着一方青綢兒，

包住了青絲細髮，上身穿一件花假面子的羊皮小襖，腰間飄着一條繡帶，穿一條花緞褲兒，映着日光，衣服的色彩，益發顯得動人心目。原來這一身新衣，是林思明的妻子朱氏，送將來的。又見那少年，約莫二十左右年齡，穿着布襖布褲，頭上戴着毡帽，却也生得眉清目秀，拳脚功夫，着實可觀。楊風立在一傍，看了一息，早被方芝同瞧見了。叫聲：「賢姪，你怎的又來了？」楊風搶上一步。拜道：「小姪已來了一息，見師妹正在鬥拳，因而不致驚動。」

玉兒忽聽得有人說話，急收拳看時，見是楊風又來，急和那少年收住拳脚，走將來，叫一聲師兄。那少年見玉兒叫師兄，跟着也叫了一聲師兄。芝同指着那少年，對楊風道：「楊賢姪，這個便是老朽的徒弟，是林思明先生的姪子，喚做林中竹，可喜他十分聰明，跟我不到半年，武藝已是可觀。一面就指着楊風道：「中竹？這是我師弟的徒弟楊風，你倆將將來，也是師兄弟，今天恰好會見。」楊風和林中竹，重新見了禮，立在一旁。芝同又道：「楊賢姪，今天想是又出了什麼岔枝兒？」楊風邀芝同走入房裏，花花豹跟進來坐在一旁，林中竹回家去了。楊風道：「果不出師伯所料，康百萬在昨夜裏，又出了一件禍事，小姪特地奔將來，和師伯商量。」芝同道：「什麼禍事？」楊風便把前夜追賊，昨夜劫走三奶奶，一情一節，說將出來。芝同吃驚道：「好利害的賊，怎敢這等大胆，連得一個人，也吃他背走了，賢姪看我打算怎地？」楊風道：「這三奶奶是東翁最寵愛的人，東翁見三奶奶被人偷去，急得魂飛魄散，連聲促我把人找將回來，我被他迫得沒法，回說祇有請教師伯，或能探知下落。他便慷慨付銀，教我來拜見師伯，求師伯再出一番氣力，找尋賊人下落則個。」芝同笑道：「賢姪年背人，端的不知輕重，這查訪竊賊的勾當，須請城內的捕役們去幹，這等沒頭沒腦的賊案，教老朽往那裏去探訪。」楊風拜道：「師伯說得是，祇是這一個賊，小姪肚內尋思，什九是梅花峯上一黨，要明來龍去脈，只有煩師伯再上梅花峯一走。」芝同道：「你怎的，料定是梅花峯上一黨的賊？」楊風道：「梅花峯上除了那天會見的三個強盜以外，還有一個白玉霜，這廝的綽號，喚做採花蜂，必然是個愛花貪色，到處奸淫的大賊。小姪平時，十分留意平陽縣境內的匪徒，目下除了梅花峯一路以外，却不聞有什麼歹人，橫行境

內，更不聞有採花賊，用悶香淫人妻女，康家的事，除了他，沒有第二個的。敢請師伯再幫一次忙，小姪感激萬分。」說吧，又把銀子取了出來。道：「這是東翁教小姪拿了來，孝敬師伯的，望師伯收了。」芝同見了銀子，又想起前天厚禮之稱。便道：「賢姪，快把銀子收起，既然恁地，老朽便代你再走一趟，你且回去，明天來聽回信。」楊風謝了，把銀子一丟，作別便去。

楊風走後，玉兒問芝同道：「師兄說的話，好生奇怪，怎麼賊人把康家的三奶奶，也偷了去，他把人偷了去做什麼，遮莫又是勒索銀子，恁地時，爹爹，就把這銀子帶上梅花峯去，把那三奶奶贖了回來，豈不是好。」芝同道：「女兒也說得是，這一包銀子約莫也有二三百兩，我便全數帶了去，免得和人家傷了和氣。」說吧，看看天時，正在午後，天氣雖寒，却幸滿天無雲，日曬滿地，走在日下，料是暖烘烘地，正好行路。

方芝同，穿了一件皮袍兒，斯斯文文地也不帶一件武器，便要出門去。花花豹道：「爹爹到強盜那裏去，怎可恁地斯文，又不帶一件武器，萬一動起手來，爹爹怎地抵敵人家？」芝同道：「強盜也是人，我和他客客氣氣地，他怎會和我動武，便是動武，我也不怕這三四個沒用的傢伙，我不在家你休出去遊玩，且在房中坐地，尋些針線，練習練習女紅，我去了，約莫晚間回來。」說吧，出門便去。花花豹候得父親出門，真個耐性耐意的拿了針線，刺鞋花兒，却也非常有趣。

梅花峯上三個好漢，自放走康百萬下山之後，當晚三更天氣，四大王採花蜂白玉霜，便回山來，兄弟們相會，小李闖季不平，鎮山東毛大吼，便把擄掠康百萬，軟禁山寨中，平白地跑來了姓方的父女倆，在寨裏耀武揚威，把康百萬帶下山去，弄得梅花峯威風掃地，詳詳細細地向白玉霜哭訴了一遍，氣得白玉霜暴跳如雷，在寨中休息了一天，第二天下午，便獨自下山，候到夜靜，奔往康莊，在三奶奶房中，採了花兒，刮了些財物，回轉山寨，把財物交付史文龍，作為公用之資。怎那天性好色，心裏留戀着三奶奶，當天下午，向史文龍稱說：「康家豪富，金銀山積，準備每夜偷竊，偷他十頭八次，山寨便得高枕無憂。」史文龍聽了，自然歡喜，怎知他下山去後，直至第二天的下午，還不見回轉山來，史文

龍季不平毛大吼三人，深怕出了什麼事兒，各人心中深爲憂慮，大家商量，且候到黃昏，如果再不回山時，史文龍預備親往康家莊，打聽白玉霜行蹤。

原來白玉霜爲人，雖然貪色如命，對於大哥史文龍，却是十分敬畏。史文龍恨他到處採花，曾經一再規勸，再後一次，白玉霜曾向史文龍面前發誓，以後改過爲人，決不到處奸淫。怎知他見了三奶奶，不由淫心又起，色星重臨，第二夜，索性把三奶奶都偷了出來，却是無顏回轉山寨，索性改換了衣裝，和三奶奶兩人，奔往一處好地方去了。史文龍候到午後，尚不見白玉霜回來，情知出了岔枝兒，急忙忙地準備下山，忽報方老兒又上山來。史文龍是個聰明人，不由心中一動，已料得必與白玉霜有關。忙教請入忠義堂相見。方芝同背銀包，抱拳而入，史文龍迎之同進得內忠義堂，即請芝同坐地，芝同解下銀包。道：「上次蒙足下高誼，把康百萬，看在老朽薄面，放下山去，老朽好生抱歉，今天特具薄儀，藉表老朽寸心，請足下收了。」說吧，將銀子擺在案上。史文龍笑道：「老英雄，休要恁地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，『小弟何處不交朋友，何況老英雄是個前輩，快把銀子收起，休要折殺小弟。』」芝同道：「老朽尚有話說，區區薄禮，足下不收時，老朽索性告退。」史文龍道：「恁地時，且領盛情，却不知有何見教？」芝同道：「老朽聞得貴寨四寨主白仁兄，已經回寨，老朽久仰其名，恨不相逢，敢煩請出相見。」史文龍聽了，不由心中一愕，道：「老英雄，四弟下山未回，老英雄要會他時，且在敵寨寬住幾天，說不定明後天回來。」芝同道：「他到什麼地方去，足下可知道麼？」史文龍道是一匹野馬，東跑西奔，小弟其實不知他的去處，老英雄恁地關心，遮莫四弟與老英雄有什干係，你我既結朋友，還乞明白見示。」芝同微笑道：「史兄！請你休要多心，這位白仁兄，不是人稱採花蜂的嗎？」史文龍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江湖上的綽號，和老英雄的雙翼虎一般。」芝同道：「老朽的綽號，並不名符其實，你們這位白仁兄的綽號，怕真是個採花妙手，老朽怎能及他。」史文龍道：「怎見得哩？」芝同道：「康家莊的三奶奶，給他偷跑了，足下如何不知？」史文龍吃驚道：「康家莊的三奶奶，老英雄怎曉得是他偷跑的？」芝同道：「他在三奶奶房中，留着字兒，寫着『刦人者，採花蜂白玉霜也。』刦了人，

還留着證據，端的是位英雄，老朽好生敬仰，因此要見他一面。」史文龍聽了，暗恨白玉霜又犯淫行，只是留寫着字條兒，却有點似信不信，又不知人往何處，且探探芝同口氣，遂道：「老英雄休要見笑，小弟這位兄弟，果然平生愛色，經小弟再三規勸，近來似已改過，這次怎的又犯這着，却出小弟意料之外，只是老英雄，怎的曉得這等仔細，遮莫你也在康家莊，和這個姓白的，交過了手麼？」芝同道：「我怎會到康家莊去，又是我的師姪楊風，三奶奶被白仁兄搶跑，他又吃康百萬向他要人，他沒奈何，請老朽來拜望足下，探問一個信兒，要是白仁兄已經回山，還請來相見，教老朽好去回話。」史文龍聽說方芝同不在康家，心事放下一半，怕的是，方老住在康家，已把白玉霜拿住了，又到這裏來討口風，如今雖不回山，却幸人尚無恙，當下向方芝同道：「老英雄休要多心，小弟平生不打謊語，自家兄弟，端的尚未回山，老英雄不信且住在這裏，明天諒可回來，教和老英雄相見，不知老英雄肯暫留嗎？」芝同見天色將晚，便道：「恁地時，且打攪貴寨一天。史文龍大喜，吩咐頭目，備酒請客。史文龍端的是個豪傑，平生為人爽直痛快，通文明禮，怎奈季不平 and 毛大吼兩人，心量窄狹大異文龍，見方芝同到來，真是仇人見面，分外眼明，兩人商量着，要報上次戰敗之仇，明槍難敵，遂施暗箭。兩人瞞了史文龍，暗暗地，在酒裏下了蒙汗藥。及至晚膳時節，二人也來陪飲，假作慇懃，力勸方老痛飲，方老恰是着了道兒，飲到深處，便吃着蒙汗藥酒，一霎時天旋地轉，撲地離座而倒。史文龍大驚，只見季不平毛大吼拍手大笑，史文龍方知酒中下藥，史文龍便要把手老救將轉來，季毛二人，怎肯答應，忙出麻繩，把方老捆了，拾入後寨，用水噴醒，細細抽打，方芝同這一夜，吃盡皮肉之苦，怎知他女兒花花豹，這一夜，却樂得心花怒放，欲仙欲死。

第七回 林中竹偷香林家祠 女豹子耀武忠義堂

林家被幾十個後生，投拜方芝同練武藝，要算林中竹爲第一個名徒，一來人品生得俊秀，二來身段

手脚，活潑伶俐，三來又肯用功練習，便林中梅也不及他，方芝同最得意的，也就是這個徒弟，存心要把玉兒的終身，許配了他，却是不曾出口。這林中竹自幼喪父，家裏祇有一個祖母，含辛茹苦，撫育成，家中雖有七八畝山地，怎那林中竹性喜武藝，不把農作放在心上，地上的工作，常是雇人耕種，因此家道，清寒萬分。却幸林思明歡喜這個堂姪兒，常拿錢米出來，救濟林中竹母子二人，母子二人，自然感激思明，林中竹投拜了方芝同，除了武藝猛晉以外，天大的喜事，便是接近了方玉兒。林中竹年方十九，比玉兒長上一歲，男女到了十八九歲，童心已盡，情竇早開，玉兒一雙眼，李先生說他犯着桃花，端的有攝人魂魄之力，林中竹每遇玉兒的秋波，向他流盼時，便累得林中竹，渾身不得勁，恨不得一口水，把玉兒吞在肚裏，這玉兒却是天真異常，怎知自己一雙眼，會勾起人家的情思。林中竹外面非常老成，方芝同父女面前，由來不曾露過半點輕狂，誰知心裏，却是片刻也放不下，這個心愛人兒哩。這一天，也是合當有緣，方芝同出門，至晚不歸，林中竹已知方老往梅花峯去了，在家裏吃夜飯，默默地暗祝上蒼，願強盜留住了師父，我好和玉兒相會，他候到一更時分，真個色胆如天，便悄悄地溜出家來，踏着月色，飛往林家祠，翻進了牆，跳落院內，轉入天井，急急抬頭，向師父房窗，打一望時，果然黑沉沉地不現燈光，料想師父果不回來，捏手捏腳，蹣蹣將去，捱到窗口張時，月光照在窗內，眼見得間空房，心裏這一喜，端的非同小可，急轉身，沿着窗捱將去，捱到玉兒內室的窗外，却見房內燈光明亮，映得紙窗黑白分明，林中竹悄悄地把頭伸了上去，用舌尖輕輕地，把一個紙窗洞兒破破了，睜了一隻眼向洞裏望進去，瞧得清楚，只見玉兒，已上了炕，一條綢被兒蓋住了下半身，上半身躺在繡枕上，露出雪也似白的，一雙玉臂，胸上繫着一隻大紅繡花肚兜，炕床邊，安着一爐融融的炭火，想是倚被轟火，映得玉容熱紅如桃花一般，星眸半啓，似睡非睡，似笑非笑，不知在想什麼？看得林中竹，心頭亂跳，渾身麻木，忍不住叫聲：「女師父，怎地睡了？」玉兒正在炕上等候父親回來，一時不敢安睡，忽聽得有人叫他，不由跳下了炕，把皮衣披上，問道：「是誰叫我？」林中竹道：「有一件要事，來見女師父，請把門開兒叫聲啊喲，是林中竹，已是夜深，到來做什麼？」林中竹道：「有一件要事，來見女師父，請把門開

了，我對你說。」玉兒道：「什麼事？你說好了，爹爹又不在，在夜裏，怎可隨便開門。」林中竹急道：「好師父，我急得要死，自己人怕什麼，快開門，有要事，休要誤了。」玉兒聽得林中竹這等急聲急氣，想是真有要事，遂出了內室，行到外室，把門開了，放林中竹進來，林中竹大喜，入了外室，隨手把門關上。玉兒道：「什麼事，你說？」林中竹道：「休要性急，這裏黑沉沉的，怎好細說，且進內室去，坐了好談。」玉兒道：「恁地，你在外室坐，我去取燈來。」說吧，玉兒便進內室去取燈，怎知林中竹早已隨入內間，向着玉兒深深作揖，弄得玉兒面紅耳赤，啐道：「你這鬼頭鬼腦，做什麼？」林中竹紅着臉道：「好師父，救救我徒弟則個。」玉兒道：「你吃了誰的虧，却教我來救你？」林中竹微微一笑，悄悄地道：「吃了你女師父的虧，却要你女師父救我。」玉兒啐道：「吃我什麼虧，我怎地救你？」林中竹道：「爲了女師父，生得恁地美艷，更可愛的是兩隻眼，直看得我，魂靈兒，一天到夜，飛在你的身上，女師父做做好事，乘今夜老師父不在，我們師徒二人來結一對交頸鴛鴦。」說吧，把身子擡了上去，便用手撫摩玉兒的雙乳，驚得玉兒芳心亂跳，到了十八歲的姑娘兒，怎禁得青年男子這等引誘，勾引得玉兒春心蕩漾，不能自主，不由美目流盼，深情透透，林中竹大喜，卽把玉兒一抱，雙雙上了炕床，盡情戲樂，直快活得兩人，欲仙欲死，日出猶戀，年青人怎知輕重，日上三丈，尙自交頸而眠，直待老媽在外叫呼，方始驚醒，二人急急起床，玉兒教林中竹躲在內室，自出房去，把門關了，然後走到外間，開了門，見老媽子送進臉水點心，擺在桌上而去，玉兒洗過了臉，乘人不備，悄悄地就放林中竹出去，叮囑他午後又來，林中竹歡天喜地的去了。

玉兒想起夜裏事，一半兒喜，一半兒懼，喜的是，林中竹真覺可愛，懼的是，恐被老父曉得了痛加責罵，自己一個人呆呆地想個不住，想到後來，叫聲：「啊啲，爹爹往梅花峯去，怎的這時還不回來，連莫吃了人家的虧了，且候到午時，倘不再回來時，我須親自前去救他出來，想吧，不由勾起了心事，煩悶十分。

正在這時，忽見楊風來了，見了玉兒問道：「師妹，師伯昨天可到梅花峯去嗎？」玉兒請楊風坐了

道：「爹爹在昨天下午去的，不知怎的，這時還不回來，遮莫出了事，師兄，且在這裏吃飯，吃了飯，同妹子找去。」楊風聽了，好生着急，便在林家祠吃了午飯，玉兒飯後，進內室去，拿一方青綢兒，裏緊了青絲皮襖外面，罩一件，青竹布衫兒，腰間繫一條青竹布腰帶，換了一雙跳樹麻鞋，把鞋帶扣的緊緊地，背上斜插一柄大環刀，腰間掛着鏢囊，結束好了，走出內室，已見林中竹和楊風談話，玉兒見了中竹，不禁玉容飛紅，中竹和楊風玉兒，也覺羞答答地，不好意思，楊風見兩人顏色，已是料得八成。玉兒向着林中竹道：「我和師兄上梅花峯瞧瞧爹爹去，說不定要和強盜血戰幾場，是個性命相撲的去處，你有胆同我們去麼？」林中竹大喜道：「有胆，有胆，小性命值得幾個錢，怕強盜，還算一個好漢嗎？我也去，待我回家去拿刀來。」玉兒道：「何須回家，我爹爹的扑刀，借與你用。」說吧，走入房去，把那口扑刀拿了出來，交付中竹，中竹大喜，把身上緊了緊，提了刀，預備開路，玉兒又問楊風道：「師兄，可曾帶得武器？」楊風從衣內抽出一柄單刀道：「我帶着。」玉兒大喜，喚老媽來，告訴了去處，教他當心門戶，三人出了林家祠，一路翻山過嶺，撲奔梅花峯去了。

史文龍受了方芝同的銀子，正想和方老結交一場，怎知季不平和毛大吼，在酒裏下了藥，把方芝同醉倒，用繩捆了，丟入後寨，急得史文龍冷汗一身，當夜大罵兩人，不識好歹，兩人不識好歹，和史文龍反目相爭，氣得史文龍，帶了銀兩鋼鞭，連夜下山，找尋白玉霜去了。季毛二人見史文龍下山，索性用柳條兒細細地抽打方老，方芝同年紀雖老，筋力未衰，由着兩人，剝衣抽打，却是閉目忍受，不瞞不睬，兩人把方芝同打到四更，氣也出了一半，在方老身上，加一條藤繩，教幾個精細頭目守着，各自回房睡覺。方芝同受打時，鼓足了氣功，却幸一點不覺痛楚，見二人回去了，身上被藤繩捆緊，一時怎能脫去，時到其間，也只有聽天由命了。第二天，季不平和毛大吼起來，先到後寨去查看一下，見方芝同睡在地上，呼呼地鼻息如雷，兩人不覺呵呵大笑，回轉忠義堂上，集了全寨的幾個上等頭目，吩咐小心把守關柵，當心方老兒的女兒花花豹崗上山來，那衆頭目領會了，回到關上，把關門閉緊，預備了許多鵝卵石，堆在關柵之內，等候花花豹來時，把鵝卵石，沒頭沒臉的滾下山去，任你那是那模樣的英雄好漢，

也難插翼飛進關去。

方玉兒引了楊風林中竹，飛往梅花峯下，一口氣奔上山去，只行了半里多路，猛聽得山上有么喝之聲，玉兒眼快，早已看出閉了關柵，關柵內堆了無數鵝卵石，大大小小都有，玉兒立定了脚步，回頭問楊風道：「師兄，你會跳林麼？」楊風道：「我雖會走高頭，却不能跳林。」玉兒用手一指道：「師兄你看上面預備着石子，萬一打將下來，怎能避得？你且回山下候着，我和林中竹兩人上去，他如用石打時，我們便上樹林，撲奔進去。」楊風沒奈何，自回山下去了，玉兒見這筆直一條山路之旁，正是數不清的大樹，和林中竹兩人飛奔上山，又行了半里路，恰被山上的頭目瞧見，發聲叫喊，便把石頭如飛蝗一般飛滾下來，好玉兒，早已縱身跳入林間，接着林中竹也上了林，關上頭目，眼睜睜地見着兩人上山，怎料一霎時，兩人不知去向，想是被鵝卵石打在身上，一齊滾下山坡去了，不由心中大喜，一齊端整石子，瞧着山路，深怕再有人上來。

玉兒和林中竹兩人，在森林中，如猿猴一般，攀藤扶葛，分葉踏榦，過了一樹，又是一樹，恰在林中跳將去，身輕如燕，脚快若飛，眨眨眼，將近關柵旁邊，兩人在樹上望去，約莫離關柵，尚有十多步路，再跳將去，却只有兩三排樹，樹盡時，便是一道深溪，環在柵下，林中竹悄悄地說聲啊喲！樹盡處還夾着溪湖，看將去，至少有十餘丈深，一丈多闊，却怎地跳入柵去，玉兒見中竹驚惶，不覺撲赤一笑，叫中竹跳過來，兩人索性在樹上並着了身，再跳將去，又過了幾枝樹，恰已臨到深溪上面，好玉兒，急把林中竹權挾腋下，嬌喝一聲：「花花豹上山來也。」樹葉嗖嗖地響處，呼一聲，花花豹早已離了大樹，憑空地飛過了溪，眨眨眼落在柵內，急把林中竹一放，回手拔出刀來，各向柵內頭目便砍，嚇得衆頭目四散飛跑，飛報上山，季不平毛大吼聽得花花豹果上山來，疾忙提了兵器，如飛來迎，玉兒和林中竹丟了頭目，飛奔上山，在山頂上恰好迎着季毛兩人。玉兒大叫道：「狗強盜，快把我爹爹送將出來，敢說半個不字，我姑娘，今天要踏平你們這座梅花峯了？」毛大吼大笑道：「好大的口氣，你快上來，來和你老子湊個雙兒。」說吧，一扑刀，向玉兒戮將來，玉兒即挺大環刀迎住，兩個就在山頂上戰

了起來，林中竹初出茅廬，究竟胆怯，立在一旁看玉兒和毛大吼兩人廝鬥，正在看得出神，冷不防，季不平一扑刀，向林中竹當頭飛來，林中竹急挺扑刀架住，四個人分作兩對，大呼廝殺，戰到深處，玉兒恐防中竹吃虧，不時偷眼觀察，果見中竹漸漸不濟，想要逃走，急得面紅耳赤，却被季不平的扑刀逼住了，怎能脫了出去，眼見得林中竹，性命懸在頃刻之間，玉兒心中一急，百忙中把手中刀脫手飛去，不偏不倚，恰好削在季不平右臂上面，直砍得鮮血直流，季不平大叫一聲，痛倒地上，毛大吼見玉兒空着手，便一刀緊似一刀，向玉兒砍將來，好玉兒，空着一雙手，左躲右避，跳躍如飛，施展得一對粉拳，只望沒有刀光處，向毛大吼身上偷擊，毛大吼把扑刀使出渾身解數，兀自動不得玉兒分毫，玉兒捏着兩拳，忽前忽後，忽左忽右，如穿花蝴蝶一般，團團地，只把一個毛大吼裹在裏面，把個毛大吼，累出渾身大汗，心中一急，刀法便亂，玉兒覷得真切，喝一聲去吧，只一腿，早把毛大吼踢了個仰面朝天，林中竹趕上去一刀，毛大吼大叫一聲，立時便死，嚇得季不平也顧不得手臂疼痛，沒命的爬起飛逃，玉兒隨手抓了一個頭目，問老父信息，頭目詳細告訴玉兒，玉兒拾起了大環刀，叫頭目引路，同林中竹兩個人，奔入後寨，果見芝同被纏綁着，芝同見了玉兒，叫聲我兒來了，快把麻繩解了，玉兒見了，不由一陣心酸，含了淚，解開了繩。芝同笑道：「我活到老了，却吃人把家汗藥酒麻倒，端的笑話，我兒把衆賊收了？」玉兒便把詳細情形，告訴了老父，芝同大喜，林中竹上來，見過了師父，芝同吩咐且下山去，玉兒稱是。林中竹道：「師父，還有一個獨眼賊，不會殺死哩。」芝同道：「且由他，聽得史文龍早已不在，這姓史的，却是一個愛朋友的，我看得他面，且饒了這個獨眼賊，時間不早，快下山去吧。」

玉兒扶了老父，同林中竹一齊下山，會見了楊風，一齊回林家坡，已是一更天氣了。四人走入祠門口，把門叩了幾下，小廝聽見，把祠門開了，四人走入祠內，轉入房中，各把兵器放了下来，小廝和老媽忙着送水送飯，衆人洗了臉，又吃飯，吃了飯，林中竹告辭回家，方芝同把楊風留住了，詳細告訴：「上梅花峯會史文龍，以及怎樣地互相談論白玉霜，聽史文龍口氣，這個姓白的，確是好色之徒，却不

知偷三奶奶的事，老朽佯說白玉霜留下筆墨，看他聽了，頗現怒容，天理良心，這個史文龍，雖是綠林中朋友，却是頗明道理，他見我被毛大吼備用酒麻到，他便一怒下山，足見他深有義氣，只是三奶奶被淫賊帶到那裏去了，一時可怕不易探訪，楊賢姪，你明天回去詳細告訴康百萬，請他休要性急，待緩緩地候機會，再作道理。」楊風皺着雙眉道：「師伯說的，怕不是道理，只是我那東翁，失去了三奶奶，好似丟失了一件奇珍異寶，我回去，他必又要纏着我，我真怕見他面。」芝同道：「既然恁地，你回去見他時，教他往平陽縣城去報官，請官廳給他追尋，却不更好。」楊風稱是。時已二更，楊風當夜，宿在林家祠。

林中竹在前天晚上，在玉兒床上樂了一夜，次晨回家，母親王氏再三問他宿在那裏，他便誑說，和師父方芝同陪着睡覺，王氏也信了。怎知中竹，覺得襖裏褲濕膩膩地，便入房中，換了褲兒，污褲就塞在被內，吃過了午飯，向王氏又說往林祠去，王氏見他鬼鬼祟祟，心中好生疑惑，乃往房中，細細地在坑床上一搜，却收出那條褲子，只見那條褲子上面，染着鮮紅一般的血，王氏已是四十歲的老婦人，有什麼瞧不出來，見了那血漬，不覺叫聲：「啊啲！這是處女身上的桃花水，怎的染在中竹褲上，可見這畜生，昨夜必然做了禽獸勾當，倘被老教師知道，怎對得住人家一番教練之恩，天下那有這等胆大妄為的畜生。」王氏越想越氣，直氣得嗚嗚咽咽，痛哭不已。

林中竹在林祠，吃了夜飯回家，窺見母親咽咽而泣，不由吃了一驚。忙道：「娘爲什麼，哭哭啼啼地，是誰欺侮了娘？」王氏見中竹回來，不禁怒氣上升，一伸右手，向中竹臉上打將去，拍一聲，打個正着，打得中竹目定口呆，直立一旁，不敢則聲。只見王氏罵道：「畜生，爲娘的千辛萬苦，養到你這麼大，指望你成個人，怎知你所作所爲，竟和禽獸一般，爲娘的白養你一場，細想起來，怎不傷心！」說吧，王氏又不禁哀哀地哭個不住，急得中竹頓腳道：「娘，兒子做錯了什麼？害娘怎生發怒，且說明白了，兒子自有道理，陪你大人的罪。」王氏道：「我來問你，前天夜裏，你端的宿在誰家？」中竹聽了，不由飛紅了臉，半嚮道：「兒子已是說過，和師父一同睡覺。」王氏怒道：「你還要說謊，和師父

一同睡覺。我問你，襖子上的鮮血，是那裏來的？」一句話把中竹問住了，低了頭，不敢回說，王氏大怒道：「畜生，做得好事，人家一個落難女子，思明叔叔，怎地看得起他，却吃你把人家的清白身子玷污了，吃思明叔叔曉得了，看你怎地做人。思明叔叔又待我們這等恩惠，將來罵娘教子無方，爲娘的一生，也被你這畜生陷了，畜生！畜生！爲人在世，清白第一，自從你的父親死後，爲娘的幾曾對人笑過一臉，爲什麼，出了你這一個敗風壞俗的子孫，畜生，以後怎生爲人。」一頓大罵，只罵得中竹一佛出世，二佛降塵，不料罵醒了隔壁一位瘋生伯伯，害他白髮蒼蒼，爬起床來。

第八回 訂奇緣徒弟配師父 成瘋症老夫思少妾

瘋生伯伯姓杜，是中竹的表伯父，也住在林家坡，老人家夜裏睡不着，肚裏正在思量吃肉，預備明天親往鎮上，去買一隻蹄子白嫩或是紅燒，一個人在床上，胡亂籌思，不料聞得隔壁，孤孀老弟婦的哭聲，瘋生伯伯耳還未醒，便靜靜地側耳細聽，聽王氏的話，已知中竹和人家姑娘結成好事，老人家素性忠實，就掙扎着，一爬起床來，就披衣出房，開了後門，推了出去，兒子媳婦問他做什麼？他都假作不聞，一個人摸到隔壁去，敲中竹家的後門，中竹聽見有人打門，忙去把後門開了，見是瘋生伯伯，忙把他扶入，把門關了，王氏見老人家進來，也停了罵聲，教請伯伯坐地。瘋生伯伯坐到椅上，問道：「弟婦爲了什麼？哭哭啼啼的鬧個不住。」王氏指了中竹道：「伯伯你問畜生，他還是個人麼？」瘋生伯伯向着中竹道：「你幹了什事？害你娘這等氣惱，你對伯伯說。」中竹紅着臉，怎肯說出口來。瘋生伯伯道：「玩姑娘，又不是天塌下來的事，我伯伯像你年紀的時候，也曾跳過粉牆，偷過姑娘。這有什麼怕羞？你對伯伯說真心話，伯伯是個月下老人，平生專喜做媒翁，說不定伯伯來成全你的好事哩。」王氏道：「諾，諾，連得伯伯，也曉得你玩姑娘了，可見你的醜名聲，全村都知道的了。」瘋生伯伯急道：「弟媳婦休要恁地，中竹的事，是我在床上聽你說出來的，外面怎會傳說，好姪兒，伯伯是自己人，無

論什話都可說，你且說來，和誰家姑娘，有了交情，伯伯來和你設法。」中竹低了頭道：「伯伯休要見笑，這姑娘，便是我的女師父，人家稱他花花豹的。」鳳生伯伯聽了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從古以來，只聞得師娘偷徒弟，却不聞徒弟偷師父，好姪兒，你的採花手段，比我伯伯高明十倍，只是你可知道，這個女師父，可會配過人麼？」中竹道：「不曾配過人。」伯伯又哈哈大笑道：「有緣，有緣，這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了。他既然不曾配人，他把身體已許了你，不是你的老婆是誰？你明天陪了伯伯，到祠堂去，見他的爺，憑伯伯一張嘴，包險一說就合，弟媳婦，恭喜你有了一媳婦兒，伯伯不要什麼謝禮，只要兩隻蹄子，一隻白嫩，一隻紅燒，由我快活幾天好了。」說吧，顛巍巍地立了起來，也不顧人家心裏怎地，出了後門，回家去了。王氏見老人家這等熱心，又是好笑，又是感激，又囁咕了幾聲，方教中竹睡覺，自也回房睡去。

鳳生伯伯真也熱心，第二天一朝，便教中竹陪往祠堂，中竹引鳳生見了師父，方芝同見鳳生白鬚白髮，精神矍鑠，真像一個山居的長者，不覺肅然起敬。忙請鳳生上位坐地，鳳生也不客氣，坐了說道：「教師貴姓是方麼？」芝同欠身道：「老伯不敢，賤姓方，小名芝同。」鳳生道：「合表姪中竹，蒙教師很青眼，老夫感激不盡。」芝同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老伯難得請將來，今天駕到不知有何見教？」鳳生道：「這中竹是我的滴表兄弟的兒子，今年十九歲，爲了自幼喪父，現在還不曾婚配，老夫聞得令愛小姐，尚在待字園中，因而來此求親，如蒙教師不棄，請許爲合表姪成全，不知教師怎地？」芝同聽了，甚中下懷。便道：「中竹是我徒弟，和我的兒子一般，真可與小女爲配，既蒙老伯父垂愛，怎有不允之理。」鳳生中竹兩人聽了，一齊大喜，玉兒在內室，聽見老人家爲媒，可喜老父一口允許，心裏好生父行了一禮，口叫一聲岳父。芝同大喜，玉兒在內室，聽見老人家又道：「既蒙教師允了親事，待歡喜，却是羞得不敢出房，一個人呆呆地，坐着弄衣角，聽得老人家又道：「既蒙教師允了親事，待老夫通知思明表弟一聲，就煩他作一個女媒，揀一個吉日，便和小夫妻圓了房，在教師也好完了一件心事，教師以爲怎地？」芝同道：「悉憑老伯主見，小弟無不遵命。」鳳生大喜，立起了身，攜了中竹，

作別便去。芝同送兩人走後，回入房來，步入內室，問着玉兒道：「你聽得麼？」玉兒飛紅了顏，點一點頭，芝同又道：「爲父的爲了你的親事，直操心了許多年，這中竹人還老成，恰好配你做一對兒，今天老人家來做媒，我所以一口氣允了，却也了我平生之願。」玉兒尋思，爹爹雖是老江湖，這一次却是看錯了人，說中竹爲人老成，怎知女兒的身子，已壞在他手，却也天從人願，把我許配了他，不則，怕要鬧成笑話了。玉兒當下默默無言，芝同以爲女兒家怕羞，也不多說了。

鳳生伯伯，和中竹回轉家去，便把做媒成功的事，告訴了中竹的娘王氏，王氏自然歡喜不迭。鳳生伯伯，便命中竹陪往林思明家去，思明迎入堂上，欠身道：「鳳大哥，難得出門，今天却是爲了什麼，這生高興？」鳳生笑道：「中竹自幼喪父，可敬他的娘，守節撫孤，十分賢德，中竹現在已成了人，我看亡表弟的面上，急應與他娶一房媳婦，教我們未死的兄弟行，也對得起他，因此來和賢表弟，商量商量。」思明道：「大哥真是熱心，這事，端的要緊，却是誰家女兒，肯配我家中竹姪兒哩？」鳳生道：「中竹家道寒微，近村人眼光勢利，怎肯把女兒輕輕地許配了他，倒是祠堂裏的方教師，一來是外路人，二來是江湖上朋友，爲人爽快氣氣，不比近村人，專門估斤估兩，論山論地，他的女兒年也長了，和中竹兩人，同是武道中朋友，却不是天生一對，正可配得麼？」思明聽了，不禁心中一愕，尋思道：「這玉兒，我妻子十分痛愛，早打算配我幼明，不料老大哥偏偏提起玉兒，要與中竹爲媒，倘教我妻子聽見了，豈不心中難過，這事怎處？」思明低了頭，正在思量，鳳生伯伯忽地發怒起來，道：「思明，中竹也是你的姪兒，你怎可置身事外，老實說，親也做過一次了，你不答應，我已答應了人家，生米成熟飯，教人家女兒，做一世望門寡，我們於心何忍。」思明聽了吃驚道：「老大哥怎說親已做過，生米成了熟飯，弄得兄弟糊塗塗地，不明不白。」鳳生憤地立了起來，走近思明身旁，附了思明耳朵，詳細詳細，把中竹與玉兒通奸，王氏責子，自己爲媒，得方老尤觀，一一告訴了思明，思明聽了，不覺倒抽一口冷氣，轉恨中竹爲人，這等放蕩，又記起李教授的言語，果是經驗之談。玉兒爲人，端的這樣輕狂，頓時把娶玉兒爲媳之心，冷得一十二淨。當下向着鳳生道：「原來恁地，事已如此，却也是一件好

事，小弟怎有不允之理？中竹是我姪子，和自己兒子一般，一切聘禮，即請老大哥斟酌，向小弟來取就是。」鳳生大喜道：「好兄弟，這件親事，也無須挽人為媒，並煩賢弟作個女媒，賢弟肯應允麼？」思明笑道：「怎有不允之理？」鳳生大喜，與思明兩人商量好，和中竹別了思明，回家而去。

思明見了妻子朱氏，絕口不提中竹與玉兒苟且之事，只說玉兒婚事，由鳳生老大哥為媒，已許中竹為妻。朱氏聽了，深悔自己已不先開口，不免埋怨思明，思明勸着朱氏，但說：「一樣配我林家為媳，做姪媳，和做兒媳，沒有什麼分別。幼明有我在着，何愁沒有配偶，中竹是個孤兒，在理，應當比幼明要緊，以慰亡兄在天之靈，老大哥這件事，做得仁至義盡，我們須竭力成全，方是為人道。」朱氏見思明這等說，便也歡喜地不說什麼了。過了幾天，已是歲暮，林思明祭過祖，謝過了年，在家裏備了幾桌歲席，請房中諸人分歲，中竹的娘王氏，跑來幫朱氏的忙，中竹扶了鳳生伯伯也來了，便是方芝同父女，也來分歲，思明一一招待，尤其對方氏父女，格外優異。方氏父女，自然感激於心，席間思明和鳳生伯伯，告訴了玉兒和中竹的婚事，房中人莫不齊聲稱好。思明又說，決定來年二月中為兩人完姻。正月裏先行小禮。衆人聽了，都把眼光射在玉兒身上，羞得玉兒低下頭去，不敢飲酒，洋洋地立了起來，躲入朱氏房去。酒席過後，朱氏留住玉兒，問長問短，親熱異常，閒談中間，玉兒把康家莊康百萬的事，說了出來，朱氏聽了，陡的勾起一件心事。尋思道：「康百萬的妻子大奶奶朱氏，是自己的堂房姊姊，年輪比我大幾歲，聽得他的女兒錦花長得美麗非凡，和我家幼明算起來，恰是堂表兄妹，玉兒的終身，既已配了中竹，這錦花諒來尚未配人，待我和老爺相商，結了這份親眷，却是親上加親。」朱氏想到這裏，便向玉兒道：「康家的事，得你家老師父管賬，老師父怎不往他家走走？」玉兒道：「爹爹上了年紀，輕易不走人家，這事看老師父楊風的面上，沒奈何管這個賬，無緣無故的去甚麼？」朱氏道：「不瞞你說，這康百萬算來是我娘家的堂姐夫，却已多年不往來了。既然他家出了事，我們老親老眷，也該通問通問，且過了年，我請我家老爺，同你家老師父，前去走訪一次。」玉兒稱是。玉兒在林家住了幾天，直到除夕，方始回轉嗣去過年。

康百萬被賊偷去了愛妾，可憐一天到夜，長吁短嘆，累得茶飯無心，夜不成眠，自差楊風去後，眼巴巴的，只是望方芝同給他找了回來，待得楊風回來，方知石沉大海，消息毫無，急得他搓手頓足，懊恨欲死。大奶奶朱氏，見丈夫這個樣兒，真是又氣又笑，究竟大家出身，頗明婦道，深恐丈夫把身體急壞了，便命女兒錦花陪着父親，講說古今解悶。康百萬雖然歡喜錦花，怎奈女兒的愛，是一種父女天性的愛，和床頭人的愛，到底不同。康百萬對了女兒，真有說不出的痛苦，時間已是年底，康家莊，家家戶戶，謝年放爆竹，爆竹聲震到康百萬的耳朵裏，轉勾起了無窮愁恨。大奶奶急了，趕緊發心謝年祭祖，請康百萬端整衣冠拜祖先，康百萬心緒如麻，跪到案下，默默祝告道：「三代祖宗，可憐我做了孫的，年逾半百，膝下無男，愛妾賽銀花，滿面孔宜男之相，怎奈被賊人偷去，至今消息杳然，祖宗如不願絕子絕孫，須快顯威靈感動賊人，放棄了我的愛妾，但能回得家來，我做子孫的，誓必加倍努力，製造幾個子孫出來，上報祖德，嗚呼哀哉，伏維尚饗。」康錦花立在一旁，見父親口裏默默地不知念些甚麼？念到末了，忽地高聲朗誦「嗚呼哀哉！伏維尚饗。」兩句，把個錦花笑得彎下腰去，忙把康百萬扶起道：「爹爹不是口喝嗚呼哀哉，伏維尚饗麼？」康百萬聽了，忽地兩手起舞，口中掉起書袋……道：「小女子何足道哉，小女子何足道哉？小女子亦知閨房之樂，有甚於書眉者乎？自銀花被竊，寸心幾如刀割，想思成病，阿誰解渴，使汝為銀花也，我將攜汝進房，同枕共席，于飛之樂，其樂無極，小女子知之乎？小女子知之乎？」說吧，弄得錦花夾耳根兩朵紅雲，陡的飛上粉臉。看康百萬時兀胡言亂語，神志不清，錦花大驚，大叫：「母親快來，爹爹瘋了。」朱氏聽了，急急奔來，果見百萬，已像一個癡漢，手舞足蹈，口中喃喃有詞。朱氏沒奈何，叫家人扶入內房，一面請大夫診治，吃了幾味鎮心定神的藥，却也鎮靜了許多。可憐朱氏同錦花兩人，急了一夜，把分釐吃酒，也忘却了。

第二天康百萬終是似清不清，神經顛倒，朱氏與錦花一商量，便叫楊風來道：「楊帥父，老爺請你尋三奶奶，你爲什麼不去找將來？害得老爺癡癡癡。」楊風道：「大奶奶說得好，三奶奶在什麼地方，我怎能知道，教我到那裏去找？」朱氏道：「我聞得你是江湖上出身，江湖上有幾個飛賊，你難道會得

不知麼？」楊風道：「我不是飛賊，我怎知飛賊的行蹤。」朱氏道：「恁地時，難道算了麼？」楊風又道：「照我師伯的主見，捉賊須報官廳，要曉得賊人的來蹤去跡，只有請捕役馬快，我因了東翁不肯化錢，所以藏在肚裏，大奶奶要追查三奶奶，除非報官廳去。」朱氏道：「報官廳須化多少銀子？」楊風道：「可說不定，多到五千一萬，少則五百一千。」朱氏道：「恁地時，你與我去報官，待人追了回來，再化銀子謝他就是。楊風想想，也是道理，便道：「大奶奶，也說得是，且寫一個稟帖，待我明天進城去。」朱氏便請人寫了一張稟帖，端整了一包銀子，到了第二天一早，便把稟帖和銀子交付了楊風，楊風接了，便出莊門，往平陽城去。

史文龍下得山來，心裏氣惱萬分，尋思道：「季不平，毛大吼，爲人不講情理，白玉霜又是舊性不改，與這三人同伙落草，決然做不出好事，方老兒以禮來見，兩人竟而這等沒理，我料花花豹明天必來找父，花花豹的能耐，又勝過兩人，他們這等顧前不顧後的行爲，必然敗於人手，我也顧不得許多，且找到了白玉霜，再作風處。」史文龍打定主意，在夜裏行走，茫茫大地，却往那裏去找尋，一時真覺沒有頭緒。却是料定白玉霜決然走不到遠處去，十九躲在平陽境內，好在自己輕易的下山來，到平陽時間又短，決沒有人認識自己面目，且裝個賣拳的沿山沿村打將去，打到白玉霜歇足的去處，他必然出來觀瞧，或許能够找到？主意打定，他便爬山過嶺，向着南面訪去，當夜在山神廟內宿了一宵，第二天起，他即見村賣拳，訪尋白玉霜，夜間出幾個錢，民房打尖，或住在市鎮上的小客棧裏。這樣地一天一天過去，却那裏有白玉霜的蹤跡。看看時間已是十二月下旬，家家戶戶，十九忙著過年。史文龍見沿村的居民，都是夫妻團敘歡歡樂樂，又不禁觸景生情，悔恨萬狀。肚裏尋思，爲人終須做個安份良民，便是粗衣淡飯，也覺心安神安，我不爭氣做了強盜，成年價提心吊胆，落網成擒，身上法場，鋼刀橫頸，頭顱飛空，死了以後，又落一個臭名聲。做强盜的十九是這個收成。我既已下山，索性改邪歸正，重新做一個人，却不是好？想到這裏好似眼前盡是光明，不由一顆心，熱烘烘地，歡喜不迭。史文龍可算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立志以後，便覺自己已是一個良民，行起路來，也覺挺胸凸肚，氣概不羸，不比前幾天

的賊頭賊腦，不離賊腔了。一路賣拳，差不多走遍了十幾個村落，看看已近平陽城了。史文龍這時，已忘了自己是個強盜，信步行來，不覺走入縣城，抬頭一看，只見街道整潔，店鋪比櫛，原來鄉人進城，紛紛爭辦年貨，因而格外熱鬧。史文龍索性找了一個上等客棧，化名李文，住了下來，詭稱是來收年賬的，打算在城內住幾天，再覓生路。這家客棧，喚做高陞店，是平陽縣有名的棧房，往來的盡是富人。史文龍倒底不脫江湖本色，化起銀子來，恰是揮沙一般，十分爽直。店小二見他恁地痛快，遂當他是個財主，對了史文龍很是慇懃。這一天，已是十二月二十六夜了，史文龍正在房中坐地，只見店小二鑽入房來，向着史文龍打個扞兒，悄悄地道：「李大爺，一個人怪氣悶的，可要一個姑娘，陪你睡覺麼？」史文龍做强盜時，從來不把女色放在心上，如今自以為是個安分人了，也不免動了宦家之思，女色之好。聽小二一說，不由心兒一跳，微笑着道：「這裏又不是妓院，那裏來的姑娘兒。」店小二見文龍口氣鬆動，不覺大喜，便道：「李大爺，這裏雖不是妓院，却有姑娘，可以叫將來，伴客人睡覺，大爺歡喜時，有一個新來的美貌女子，我可以代你喚將來，送你取樂，史文龍聽了大喜。

第九回 一條鞭棄邪歸正 採花蜂折柳踐花

史文龍正當少壯，從前要做英雄好漢，口中不提女色，今夜被店小二驚地勾引，頓覺丹田中一股慾火，立時提上心頭，忙道：「如有美麗的姑娘時，你就與我喚將來，要多少銀子，你儘管說。」店小二道：「銀子且慢着，你大爺如看得中時再談數目。」文龍大喜，即命小二去叫來，小二應聲出去了，文龍在房內，直等了半個時辰，還不見小二回來，直急得心頭怪痒，好容易，直候到二更前後，方見店小二引進一個女子。那女子進了房，低着頭立在一旁，弄衣角兒，像是十分怕羞的樣子。史文龍急於要看他的面龐，也不暇仔細觀他的打扮，忘叫道：「好姑娘，怎不抬起頭來。」那女子微微地把頭一抬，文龍看得仔細，只見花容玉貌，果然美麗，不由暗暗地歡喜不迭。向小二道：「好，好，要多少銀子，你開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小二送進了水，那女子梳洗了，穿了衣服，作別便去。

文龍便和小二商量，要娶那女子爲妻，卽煩小二向老鴿談話，小二沒口子答應着，自去接洽去了。文龍在房內尋思，身邊只存二百多兩銀子，至少再籌一千兩，方可幹這件事，要是回轉山去，恐被季毛二人留住，除了山上，又往那裏設法，一時間，却弄得六神無主起來。文龍左思右想，沒奈何，再做一次賊吧，打定主意，候到夜裏，問小二道：「託你的事，可有回話？」小二道：「我正要去告訴老爺，這事老鴿開口一千兩，我還他六百兩，他不答應，結果講好八百兩。不論何時可以人錢兩交，老爺端的便宜，却不可錯過機會。」文龍道：「既然恁地，我且看朋友去，拿一千兩銀子來。」小二點頭退出房去，文龍把內衣結束好了，外面仍舊穿了皮袍，看時間還早，且出門去，探探門戶。想吧，便出了房，把門倒鎖了，自出棧去，行到街上，兀自家謝年，熱鬧非凡，文龍在各條街上裝作閒行模樣，一路留心錢莊銀鋪，揀一家最大的下手。行來行去，千揀萬揀，却被他揀中了落在縣街中心的一家大康銀鋪，三開間鋪面，十三四個夥計，範圍之大，可想而知。休說一千兩銀子，便是動他八千一萬，也是九牛一毛，不見痛痒。文龍見鋪內尙在做交易，他便渾了進去，充作客人，東西張望，像是要買金子的模樣。店中人見他人物軒昂，怎知他是一個賊，由他立在一旁，看各種金銀首飾，文龍見有許多大家閨秀，公子哥兒，正在與夥計談論貨價，絕不防備的時候，一伸手便攫了一包金器，神不知鬼不覺的轉身便走，快步如飛，轉了五六條街，已至高陞店門外，小二開門放入，文龍走到房門口，把門開了，走入了房，又把門關好，別亮了燈，把那布包打開看時，只見黃澄澄地一大包，盡是黃金首飾，也有金鐲兒，金鍊條，金戒子，金鎖片，金項圈，金簪兒，金挖耳，大大小小，約莫有二三十兩，文龍大喜，忙把小二叫了進來道：「小二，時間還早，我已向朋友取到許多金子，你去叫老鴿領了那女子到來，我們就在今夜銀女兩交，你快去，我必重重賞你。」小二大喜，如飛而去，不到一刻，便引老鴿和那女子到來，文龍向老鴿道：「這女子賣給了我，小二已對你說好了麼？」老鴿道：「說好了，老爺但付我八百兩銀子，姑娘卽時交付了你。」文龍大喜道：「銀子沒有，却有金子，把金子折了銀兩，付你好麼？」老

鴛道：「金子值四十兩銀子一兩，八百兩銀子，須二十兩金子，也是一樣的，怎麼不好？」文龍叫小二把小秤拿進來，揀了幾付鐮子，幾根練條，項圈等，秤足了二十兩，交付老鴛，那老鴛拿了金子，別了那女子出房去了。文龍把餘金藏在身上，又拿出一百兩銀子賞了小二，小二千恩萬謝，好不歡喜，辭了出房，奔入廚下端整了酒菜，送進房來，請文龍二人，吃了圓房。」文龍謝了，便和那女子淺斟低酌，飲酒取樂。文龍道：「我這次收賬，萬不料收着了你這個妻子回去，今天賬已收齊，明天一早出城回家，那女子點頭稱是。二人吃吧了酒，上床便睡，文龍當夜打定主意，決計天一亮，領那女子同上林家坡訪方芝同去，諒方芝同早已被花花豹救下了山，又可打聽山上的消息，一舉二得，豈不是好，心裏有事，也不與那女子尋歡取樂，候到天亮，即催那女子一同起床，叫進小二，算清店賬，攜了那女子，出了高陞店，捱出了城，向北行去。那女子脚小伶仃，走不快路，文龍耐着性子，緩緩地一前一後走着，那女子道：「大爺我們匆匆忙忙地，還不會問過你高姓大名？」文龍大笑道：「夫妻已做了二夜，你還不知你丈夫的姓名，却不是個笑話，我的姓名索性到了家中對你詳說，路上却有不便之處。」那女子聽了，非常納罕，默默地走，走不到五六里，怎知迎面來了一人，那女子擡頭一看，不由叫聲啊喲道：「楊師父，你往那裏去？」那人見有人呼他，不由擡頭一望，也不由叫聲啊喲，你是三奶奶，你到那裏去，找得我好苦。」文龍眼快，早又認出那人，便是和方老一同上山的楊風。當下叫一聲：「楊兄，幸會幸會，你到那裏去？」楊風見是文龍，陡的怒上心頭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賊，把我家三奶奶劫走，在我師伯面前，還要假作癡呆，今天人贖現在，你有何說？」文龍道：「楊風仁兄，請你休要高聲，吃行路人聽見了，不當穩便，你且陪我二人，先到你師伯家中去，見了你師伯，便知一清二白，包你認識我是個好人。」楊風聽了道：「恁地時，你二人跟我走，楊風轉身引路，一齊向着林家坡走去，弄得三奶奶，如丈二和尚，摸不着頭腦。這一天恰是十二月二十八日，主人行到林家坡林家祠堂，已是黃昏時候，因為帶了三奶奶，走不快路，進了林祠，一齊拜見方芝同，楊風問起玉兒，方知在思明家作客未回，方芝同見了史文龍，和一個面生女子，正思開口動問，早見文龍走上一步，拉了芝同，走入內室，

詳細細地，把來蹤去跡，告訴一番，方芝同聽了，方知那個女子，便是康家三奶奶，文龍便請方老兒轉送楊風，教楊風帶回康家莊去，好教人家夫妻相會。方芝便叫進楊風，把文龍的話，與楊風說了個備細，楊風方知文龍是個好人，却肯把用千兩銀子買來的人，送還原主。當時楊風大喜，拜謝了文龍，也就把進城去預備報官的一節，藏在肚內，不說出口。楊風即請三奶奶進來，打算在此備宿一宵，第二天即送三奶奶回康家莊去。怎知三奶奶把兩眼一瞪，向着楊風道：「康老兒是甚麼人，家產豪富，一錢如命，他把我真當作一個小妻子嗎？說穿了，真比禽獸不如，不惟當我是個玩物，其實連得玩物也不如，我已出了火炕，怎肯再踏進去，自討苦吃。」芝同和楊風聽了，不禁心中一愕。楊風道：「三奶奶，你不回家，却向那裏去安身？」三奶奶道：「這位老爺，化了千兩銀子，贖我出來，我已這這位老爺的人了，我便到他家去安身，教我回康家去，除非把我殺了。」方芝同尋思：「看三奶奶已是看中了文龍，決不願再跟康老兒了，跟康老兒，仍做一房小妾，轉不如跟了史文龍，却是一夫一妻，兩全其美，聽文龍說，從此已肯改過爲人，心地又不錯，這等人，將來不怕沒有翻身之日，我便做件好事，把二人作成了一對夫妻，也是陰功一件。」想吧，便對三奶奶道：「你與康百萬，老夫少妻，決非良偶，和史家兄弟相配，真是天生一對兒，老朽今夜爲媒，只要史兄願時，就此結爲夫婦，望史兄，從此改行歸正，心口相應，便是天大喜事，史兄是麼？」文龍聽了，大喜拜謝，三奶奶聽方老口稱史兄，便問文龍道：「你原來姓史，你到底是那方人，作什麼事，名字喚做甚麼？到了這時且請說個清楚。」芝同代答道：「你問他麼？他便是梅花峯上的大大王史文龍，那個搶你的淫賊，便是他的同伙探花蜂白玉霜。」三奶奶大驚道：「啊喲！去了一個小賊，又換一個大賊，却是怎地好？」芝同大笑道：「這大賊，怎比那個小賊，他心地好，作爲也好，如今離了梅花峯，棄邪歸正，不作強盜，重爲良民，年青力壯，希望無窮，你配他，真是你的福份，從此一夫一妻，自首偕老，難道不好麼？」三奶奶方才安心。微笑道：「話雖如此，却是他家在那裏，教我住在何處？」方芝同有着文龍。文龍道：「我的家原是由東，可是不便回去，且在這山西住幾年，再作道理。」芝同道：「山西那一縣境，覺得平安無虞？」文龍道：

「老英雄是山西的太原人，你看太原好麼？」芝同喜道：「太原好，太原有我兄弟蘭同在着，我備一封信，你二人去投奔他，便有了托足之處，今天已是臘月廿八，且在這裏住過了年，就相煩你帶些銀子去。」文龍夫妻大喜拜謝。楊風在旁低頭呻吟。芝同問道：「賢姪，有什麼心事？且對我說。」楊風道：「師伯做的事，姪怎敢道個不字，只因康百萬爲了不見三奶奶，已是成了瘋病，大奶奶急了，叫我往城內報官去，如今三奶奶配了史大哥，却教小弟怎地回話。」芝同笑道：「康百萬既已成了瘋病，益發用不着三奶奶了。」說吧附了楊風耳朵，說了幾句，楊風點頭稱是。楊風見天空星光明亮，乘着尙未夜深，作別便去了。

芝同便命小廝煮了酒菜，請文龍夫妻吃，自己作了陪客。飲酒中間，芝同便告訴了花花豹大鬧梅花峯，毛大吼被殺，自身得救情形，文龍聽了把杯流淚。嘆口氣道：「毛大吼，生性魯莽，果然遭此結果，可稱自作自受，小弟與這三人同伙，灰心已久，這次爲了老英雄的事，激得我星夜下山，立志改過。但是令愛花花豹，不知往那裏去了，爲何不見？」芝同道：「他在林先生家作客，明後天便須回來，今後請三奶奶宿在內室，你與我在此同床而眠。」夫妻稱謝不已。

楊風當夜回轉康家莊，見了大奶奶，謊說進得城去，往衙門投稟帖，候到黃昏，怎知把稟帖退了出來，說時間過久，無處追查，沒奈何，拿了原帖回來。大奶奶也信了，只是康百萬吃了藥，病已好了許多，神志一清，怕急壞了自己身體，便把三奶奶忘了一半，且不去捉他。

白玉霜真是一個淫惡之徒，見花則採，採了就棄，被他作殘過的女子，端的不可算計。他把三奶奶帶到平陽城，前後不過六七天，又早已玩厭，手中把銀子化完，便把三奶奶賣入倡門，又在城內的富室，偷了許多金銀，連夜翻出了城，回梅花峯而去。到了梅花峯，誰知換了一個景象，大哥史文龍和三个毛大吼不知去向，二哥季不平，手臂受了傷，睡在床上，呻吟叫呼，幾個頭目，佔了忠義堂，像是陸做了大王似的，把個梅花峯弄得生氣毫無。白玉霜大驚，忙向季不平細盤問，季不平便把方芝同上山

被困，史文龍連夜下山，花花豹和一個後生飛林而入，雙方大戰，毛大吼被殺，自己受傷，一一告訴了白玉霜，白玉霜聽了，大叫一聲，氣死我了。季不平道：「賢弟，此仇不報，何以爲人，聞方老兒和花花豹住在嶺北林家坡，待過了年，煩賢弟奔了去，把父女二人殺了，出這口鳥氣。」白玉霜，把手拍着胸脯道：「兄仇不報，怎可爲人，二哥，你且休養身體，小弟把山寨整頓好了，待除夕祭過了竈神，我必下山去殺方氏父女，與三哥報仇，二哥雪恨。」

第十回 白大王小償風流債 方姑娘巧耍採花賊

除夕那天，花花豹方玉兒，辭了林朱氏回家，見了史文龍和一個女子，心中好生驚異。方芝同便把二人結合的前因後果，說了一遍，玉兒方才明白。當夜玉兒和三奶奶同床而眠，玉兒問長問短，只問：「白玉霜怎樣地來搶，怎的又把你丟了的情形。」三奶奶便也詳細地告訴了他。玉兒聽了笑道：「三奶奶端的是一個老實人，要是換了我，早已拿出手段，把那廝跌幾個筋斗，鬧得我性起時，便把那廝結果了，也說不定。」三奶奶道：「你是有本領的，我怎能及得了你。」二人說說笑笑，十分親愛，史文龍夫妻，在林祠過了年，別了方氏父女，逕往太原去了。

光陰飛快，眨眨眼已是新年元宵節了，林思明慷慨一諾，林中竹行聘過禮，全由他出錢來主辦，却起了妻子朱氏一段娶媳之心。這一天，思明閒着沒事，老夫妻在家中談話。朱氏道：「你把中竹的親事定下了，自己的兒子哩？」思明道：「自己的兒子，也是要定的，怎奈一時間，沒有門當戶對的姑娘兒。」朱氏道：「門當戶對的姑娘兒，我却記起了一個，說起來還和我家有點親戚干係。」思明道：「是誰家？」朱氏道：「康家莊的康百萬，大奶奶便是我的堂房姊姊，我記得他有一個女兒，不知可會許了人家？」思明道：「康百萬是百萬豪富，怎肯把女兒配我家做媳婦。」朱氏道：「憑你的好名聲，他家怎有不肯之理；我們已有近十年不走動了，現在正當新年裏，你怎不去拜一次年，見了康百萬，隨

便探探他的口風，要是有緣，結成一份親眷，也說不定。一思明正爲兒子操心，聽了妻子的話，也似有理，便於次日，備了幾色禮物，帶了阿虎，往康家莊去探老親，誰知康百萬病已全愈，平時久慕思明大名，一見之下，深爲歡悅，思明一提起親事，康百萬滿口應允。思明大喜，回轉家來，便挽了二家熟識的好友爲媒，在家裏備了盛席，請媒人，便邀方芝同等作陪。方芝同新年裏，享盡了口福，幾十個徒弟排日價請師父吃新年酒，方芝同酒量雖好，怎料老是吃得大醉。玉兒將要做新娘了，輕易不出祠門，耐了性，正在繡一對枕兒。這一晚，方芝同在思明家吃得大醉而歸，玉兒扶老父上了床，代老父蓋好了被，把門戶關了，自回內室，坐在桌旁，把燈剔亮，刺繡花枕兒，一心一意，對着牡丹鳳凰，一針一針價刺着，約莫刺到二更前後，猛聽得紙窗上沙地一聲，急忙舉目看時，怎知一股奇香觸上鼻端，玉兒聞着了香，不由用力一嗅，誰知不嗅時萬事全休，一嗅時，頓覺心中一陣惡心，天旋地轉，一霎時人事不知了。方芝同醉得和死人一般，怎知玉兒房中，來了飛賊，那飛賊，曉得方老也住祠中，不敢怠慢，急急地打開窗跳進去，把玉兒搶在背上，跳出了窗，翻出祠去，飛一般快，把個玉人兒，搶回梅花峯去，這個飛賊，便是白玉霜。這一夜惡狠狠地地下得山來，要結果方芝同父女的性命，打聽得父女住在林家坡的林家祠中，便一溜煙奔入林家坡，在森林裏躲到二更左右，候得村中寂然無聲了，他便出了林，直奔林祠，飛了進去。只見一間房子，紙窗明亮，他便揮在窗外，探頭探腦，在洞中，被他瞧見了玉兒，低垂粉頸，在作女紅，恰好玉兒朝着窗戶坐着，這淫賊低下身，擡了頭向窗內望進去，瞧見了玉兒的姿容，直把他的魂兒都提了出來，早把給三哥毛大吼報仇雪恨的念頭，拋得不知去向，急取出悶香火種，悄沒聲的，弄着了，刷一聲，刺破了紙窗，那悶香即向玉兒臉上直噴將去，立把玉兒悶倒。

淫賊身上背了玉兒，失魂落魄，好似得了一件奇寶，心裏兀自歡喜得百花齊放，施展起夜行術，飛回梅花峯，打算通宵受用，未到三更，已上了峯，把玉兒抱入後寨的臥室內，放在床上，用被蓋住了身子，把燈剔得亮了，放下寶劍悶香，右手拿了燈，捱近床邊，細細地鑒賞玉兒的姿容。見他一头秀髮，斜覆着粉額，眉如春山，鼻似懸胆，臉泛桃花，唇若櫻朱，只可惜雙目閉住，鼻息微呼，恰如楊妃醉着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酒菜，豁朗朗打碎滿地，如飛的逃出房去。白玉霜怒道：「着鬼麼，怎的干干淨淨的房子，平白地出現了鬼。玉兒把手搖了搖道：『你休高聲，他對你恨得牙痒痒地像是要你的命一般，你快跪下去，求他出門要緊。』」白玉霜聽了，真個跪下地來，撲撲價拜了幾拜。玉兒笑道：「快起來，鬼出去了。」白玉霜忙起來坐了，嘆口氣道：「天下怎有這等怪事，遮莫姑娘和我鬧着要子。」玉兒正色道：「我和你初次見面，怎和你鬧着要子，你必然把人家的好女子，始亂終棄，害人家高掛懸梁，做了冤鬼，這些冤魂惡魄自然要來尋你，你老實說，可有甚麼女子，被你遺棄了的？」白玉霜笑道：「被我遺棄了的女子，我自己也不知有多少了，教我提起那一個呢？」玉兒道：「恁地時，我來代你算上一算。」說吧，伸出右手，屈着玉指兒，推算了幾下，忽地道：「是了，你記得在去年十二月初上，夜奔康家莊，去採人家少奶奶的花麼？」白玉霜吃了一驚道：「有的。」玉兒又道：「這少奶奶是康百萬的第三房愛妾，被你搶了出去，騙入平陽縣城，借了棧房，把三奶奶丟在一邊，你便嫖妓宿倡，不到半月，把銀子化光，你又把三奶奶押到妓院中去，三奶奶不肯接客，吃老鴉拷打不過，在年初一的夜裏，拿一條繩子，高高吊起，可憐死於非命，在黃泉負屈含冤，今夜特來，向你索命。我問你這件事有麼？」嚇得白玉霜直跳起來。道：「姑娘，你真是一個神仙，端的有這件事。」玉兒道：「真有這件事時，你已是一個快將回老家去的人了，我怎可做你的壓寨夫人，害我做一個青年寡，好大王，請你另請高明吧。」說吧，噯一聲，早已躡出門外。白玉霜叫聲不好，二足一用勁，追了出來。只見玉兒在林間立定了身，在月光下面，尋走路。白玉霜喝道：「那裏走。」說吧，撲了上去，玉兒見來勢兇猛，急把脚步站定，見白玉霜行近身旁，早起一拳，向白玉霜面門打去，白玉霜把頭一側，玉兒第二拳又飛將來，鬧得白玉霜性起，提起二拳，便向玉兒揮來，玉兒說聲好，便把二拳迎住，二個人便在林下鬥了起來。二人鬥了四十餘合，玉兒中過悶香，身體尚未復原，漸漸覺得敵不住了，心想跳上樹去，兀自抽不開身，勁力難施，心中一急，急智陡生，急急躲避來拳，忽地哈哈大笑，跳出圈子，指了白玉霜道：「你真是一個英雄，果然一身好本領，教我好生歡喜，我今配你做了夫妻，好教我心甘誠服，好大王，這裏冷冷地，快進房去，同你喝

杯酒，早些睡覺。」說吧，走進一步，握了白玉霜的手，備着白玉霜同入睡室。白玉霜被玉兒軟綿綿的手握着，頓時樂得跟了進房，又叫頭目備酒進來。頭目又端整了酒菜，案落落地抖着進房，小心翼翼地，安在桌上，把地上的碎碗和殘肴收拾干淨，方始出去。白玉霜請玉兒坐了飲酒，玉兒一來肚子餓，二來身上冷，於是坐在椅上，毫不客氣，拿酒就吃。白玉霜見玉兒爽爽氣氣地飲着酒兒，料想已是愛上自己，便也殷殷勤勤地，勸着玉兒，玉兒向他軟綿綿地應付着，約莫吃了三四杯烈酒，酒氣發作，身子便覺得暖烘烘地，渾身上下，也不覺長出氣力，玉兒心裏暗喜，看天時，已是過四更了。尋思道：「這時不走，更待何時。」想吧，低下頭去，在暗地裏，把二隻鞋帶，縛得緊了，灣起身，向着白玉霜笑咪咪地瞞着，拿起酒壺，沙沙地在白玉霜酒杯裏斟了一滿杯道：「四大王，且飲此杯，時間不早，我先上床，候你睡覺。」說吧，立起了身，白玉霜大喜，低了頭，一口氣把那杯酒吃下肚去，酒一乾杯，即把杯放下，立起了身，打算脫衣上床，怎知房內空空如也，那裏有玉兒影子。白玉霜明知又着了玉兒的道兒，不由他，一霎時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胆邊生，忙把寶劍拿了，一個箭步，跳出房去，東張西望，見這玉兒。誰知玉兒，偏偏不走，早已跳在一株合抱不交的梧桐樹上，把二只脚踏上樹叉，向下望着。見白玉霜橫着寶劍，映着月光，益顯得殺氣騰騰，威武十足地，看他正在找尋自己，玉兒看他那副極狀，忍不住在樹上叫道：「好大王，我在樹上呢，你有本領且上樹來，我和你在樹上要一陣子，要是我被你擒了，我便乖乖地做你的壓寨夫人，決不反悔。你若不能上樹，對不起，我要走了。」白玉霜聽了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一個刁鑽古怪的姑娘，你欺我不會上樹嗎？你休要走，我來也。」白玉霜一聲我來也，聲中，早已憑空跳上梧桐樹去，剛剛脚踏着樹，這玉兒早已不知去向。白玉霜撲了個空，急忙用雙目瞧時，又見玉兒已跳往西首那枝大樹上面，把手招着道：「你來，我們索性跳遍梅花峯，要到天亮，再和你拜堂成親吧。」白玉霜大怒。喝道：「你這婆娘，休要逞能，我不把你擒住，誓不爲人。」說吧，刷一聲，又向玉兒樹上撲將去，這玉兒早又生了雙翼一般，款款地，橫飛過了十幾枝大樹，方始停下了來，又向着白玉霜拍手大笑，氣得白玉霜，說不出話來，想要跳到那枝樹上去，端的沒有這個能耐，正

在樹上，瞪目發怒。聽得玉兒又道：「你不能上樹追人，我便下來，我在前跑，把我擒下，原是你的老婆，你休要氣壞身子，我却是十分痛惜呢。」說吧。

立定，等白玉霜下樹來追。白玉霜見了心喜，又尋思道：「我百，你便是奔得和奔馬一般的快，我也能追上你。」遂道：

樹，挺了寶劍，拔步追去，玉兒見白玉霜動脚，急用足勁

中奔，萬樹梅花，一似排山倒海一般，向玉兒身後飛

只奔了三四里路，早吃白玉霜在後追上，一伸手把玉

妹，乖乖的跟我去做夫妻。」玉兒又羞又氣，雙眉一

這次才死心塌地，做定了你的壓寨夫人，你且放手，我們回去做親，做成了親，明天煩你差一個頭目，

到林家坡去送信，請我爹爹來塞見新婿。大王好麼？」白玉霜道：「我放了你，你如跳樹走了，便怎麼

說？」玉兒道：「我如跳樹走了，是你姓白的養的。」白玉霜大喜，一鬆手，把玉兒放了下來，誰知玉

兒一脫身，便是一手掌，打得白玉霜臉上，拍地一聲，接着玉兒說道：「姓白的，你又上了我的當了，

我們樹上見。」一躍身，早又跳上了樹，踏着樹梢，走得不知去向。氣得白玉霜咬牙切齒。

第十一回 救嬌女方芝同追賊 殺師妹白玉霜追奸

山鷄喔喔啼時，正近五更時分，方玉兒踏着千樹萬樹，下了山坡，看山上的月兒，快將沉下山去，天將漸漸地黑了起來，玉兒恐白玉霜追了來，提足了脚勁，向北飛跑，奔回林家坡而去。白玉霜被那玉兒戲弄了半夜，直氣得發昏章第十一，咬一咬牙，重又離了梅花峯，撲奔林家祠而來。玉兒前脚翻入林家祠，白玉霜後脚便到，橫着劍蹤進祠去，兩脚剛落地，在昏暗中，便聽得有人喝道：「好大胆的淫賊，怎敢這等沒理，且吃我幾扑刀了去。」白玉霜心中一驚，猛覺刀風撲面，忽用劍一隔，劍着刀，鏗

地一聲響，刀口和劍口上，迸出幾點火星，隱隱見着一個老兒，施着那口刀，沒頭沒臉地戮將來。白玉霜一時慌了手脚，一縱身跳上屋頂，那老兒大喝一聲，追了上來，白玉霜一轉身，跳出了祠，那老兒緊緊地也下來了，白玉霜看天已微明，見祠外一片廣場，頓時壯大了胆。喝道：「老兒要討死，快上來領劍。」立住了身，等老兒廝鬥，那老兒橫眉怒目，也不打話，揮刀直前，白玉霜急挺劍迎住。兩人一往一來，直鬥到百合上下，怎知這老兒那柄扑刀，施得神出鬼沒，神勇不衰，殺得白玉霜冷汗一身，說一聲：「好本領。」抽身便走。那老兒怎肯放鬆，挺刀後追，饒白玉霜脚步飛天價快，怎知老兒的脚步，還要長上半寸，險險追及白玉霜，白玉霜上天沒路，入地無門，七轉八灣，在林中飛逃，正在沒處逃生，驚見眼前一流長溪擋住去路，白玉霜大喜，回頭喝道：「兀那老兒，休要窮追，你有本領，跟老爺下溪去，洗一個澡兒。」那老兒一抬頭，早見白玉霜撲通一聲，跳入深溪去了。老兒奔到溪邊，向溪中張望，覺着一股寒氣，撲上身來，却恨自己，不熟水性，眼睜睜，祇好讓他逃去，老兒回轉祠去，跳入了牆，天已大明，玉兒立在房外道：「爹爹，可曾把淫賊殺死了麼？」芝同道：「吃他跳下了溪，逃回去了。」玉兒笑道：「這廝會水裏功夫的，爹爹且進房。待女兒告訴你昨夜的事。」芝同父女進了房，聽玉兒詳細訴說：直至「逃進祠來，遇着老父一個人，提了扑刀，候在祠內牆角，自己向老父打了一聲招呼，回入房去爲止。」芝同道：「爲父吃醉了酒，見你的臥室，窗戶大開，走去一瞧，不見了你，已知中你，恰好你飛入祠來，我恨這廝，這等無法無天，萬不了衆徒弟，去剿滅了梅花峯，方消我心頭之恨。」

玉兒回入房中，細想昨夜之事，好好地坐在桌邊繡花，淫賊謊說一陣風，把我吹了去的，天下怎有這事？」忍不作聲。

兒，你恁地却忘了三奶奶口中說的，淫賊慣用悶香採花，還不是用了計，爹，女兒正在燈下刺繡花兒，一剎那間，鼻上聞着一股奇香，人便不知不覺了，

婦女，都遭其毒手，女兒險些也着他這個道兒，真是蕩惡的淫棍，殺無可赦。一說着：睡眼矇矓疲極欲眠。芝同也出房去。玉兒關閉窗戶，上坑安置不提。

白玉霜在水裏逃了生，濕淋淋地，凍得發昏，急急地奔回山寨，換了衣服，睡到床上。尋思：「這老兒，必然就是雙翼虎方芝同，這手本領，果然名不虛傳，算我晦氣，平白地去惹動花花豹，險些兒把命也丟了，却是這口怨氣，兀的不氣死了人，我一個人，戰又戰不過，大哥不知去向，二哥又傷了手，沒有一個幫手，却是怎地報仇？」白玉霜默默地，在上床尋思報仇之策，忽想起了師父雲中鶴，要報這仇恨，只有求師父去。師父肯下山，必能殺敗雙翼虎，才出這口惡氣。」想吧，十分疲倦，不覺閉目睡去，睡到黃昏，方始醒來，起了床，洗梳過了，吃飽了酒飯，插了寶劍，星夜下山，訪他師父去了。

原來雲中鶴，是山東第一條好漢，却是爲人安分，由來不作那傷天害理之事，不料收了這白玉霜爲徒，反被徒弟破壞了名譽，官兵在山東捉拿白玉霜，白玉霜一走，官兵便要找着他師父雲中鶴，害得雲中鶴在山東立不住脚，沒奈何，也帶了女兒，奔入山西，打聽得白玉霜等上了梅花峯，他也在平陽的清風嶺上住了下來。白玉霜曾經看過他幾次，他終是勸着，既已作了盜賊，萬不可見色思淫，愈加罪惡，白玉霜口中雖然諾諾稱是，却是本性難移，怎能改得過來？這一夜白玉霜下了梅花峯，撲奔清風嶺，五十多里路，不到半時辰，便到了山脚下面。那座山是座小山，從山下到山頂，不到二三里路，山上有隻清風寺，寺內原有一個老僧，便是雲中鶴的師兄。雲中鶴來投奔他時，這老僧却已圓寂去兩年多了。雲中鶴見寺宇完好，便和女兒雲大姑兩人，住在寺中。就在寺後園地內，種了雜糧菜蔬，父女兩人飢炊麥飯，渴飲溪泉，不問世事，山居若仙。

這一天，巧遇雲中鶴下山訪友，尚未回來，清風寺內祇有一個雲大姑，已經吃了夜飯，正在殿上焚香。忽然一個人，鑽入殿來，天又昏黑，看不清面目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把油燈點亮，向白玉霜定睛看時，叫聲：「阿喇，是師兄來了，我道兀誰，却爲怎地，黑暗地，嚇得我吃了一驚。」白玉霜見了雲大

姑，作個揖道：「好師妹，我來拜見師父，怎敢大聲大氣，有失弟子之禮。」雲大姑把嘴一撇道：「師父，怎要你拜見哩？你行爲又怎地好，好好的的人不做，歡喜做强盜，害師父山東住不了，跑到山西來，聞你兀自舊性不改，東偷女子，西採花兒，師父恨得你牙痒痒地，今天你又看他做甚，師父下山去了，又不在此，我勸你還是回去的好，待師父回來，見了你時，恐沒有好面目對你的。」白玉霜一團高興，給大姑一連串的喪氣話兒，說得默默地，有口難開。半嚮道：「好師妹我有要事，須面見師父，不知他什麼時候回來？」雲大姑道：「有什麼要事？你又是採花遇見對頭，請師父幫你，打幾拳，踢幾腿，給你出口鳥氣，是嗎？」白玉霜聽了，心一愕，尋思師妹，真是一個鬼靈精兒，怎地給他猜得全中？卽正色道：「好師妹，休要這等瞧不起人，爲兄的，不比從前，誓不再近女色，今夜來拜訪師父，果然要求師父，幫一次忙，却是爲了梅花峯出了大事，絲毫不干女色的事。」雲大姑道：「梅花峯有什麼大事，遮莫官兵剿山來了？」白玉霜道：「官兵來剿山却不放在我的心上，可恨的是，被一個大盜前來欺負，真覺有點不服氣。」大姑道：「這大盜喚什麼？」白玉霜道：「這大盜在二十年前，大大有名，喚做雙翼虎方芝同的。」雲大姑仰起了頭，想了想道：「我却不曾聽見過。」白玉霜道：「你年紀輕，却怎能聽見過，他原是師父的冤家，師父提起他，必然怒氣冲天，誓報舊仇，好師妹，快請師父出來。」大姑怒道：「端的下山未回，教我那裏去請？你且回去，明天再來，要報仇，怎爭得這一夜。」白玉霜道：「師父今夜不回来了麼？」大姑道：「什九不回来了。」白玉霜聽了，忽地大喜，向大姑又作了一個揖，誑說道：「不瞞師妹說，這雙翼虎，已把我的梅花峯佔住了，戰又戰不過他，教我怎地回去？沒奈何，在此借宿一宵，候得師父回來時，就煩師父一同下山去奪回梅花峯，求師妹許我，則個。」雲大姑究竟是個女人家，心腸軟，見白玉霜這等客氣，沒奈何叫白玉霜宿在殿上。說吧走入內去，取了棉被出來，在殿上鋪設好了，叫白玉霜睡覺，自回內室去了。白玉霜心內有事，就和衣睡在鋪上，把寶劍放在佛案上面，反反覆覆，怎能合眼。

雲大姑坐在房內，兀自心驚肉跳，深怕淫賊來行非禮，把門和窗戶拴得緊了，又防白玉霜用閣香，

拿一方手帕，包緊了鼻孔，這樣地緊防密備，兀自不敢放胆安眠。又在壁上取下一柄鸞鳳刀，橫在枕邊，只把外衣脫去，內衣照舊穿着，連得一雙鞋子，也不敢卸。可憐雲大姑提心吊胆，防到三更，却幸太平沒事，心中稍覺安定，便覺倦了上來，遂即安枕以眠。剛在入夢之際，忽聽得房中有了響聲，驀地驚醒，睜目瞧時，果見白玉霜立在床前。大姑叫聲：「阿喲，真有你的。」條地坐了起來。只見白玉霜笑嘻嘻地道：「好妹子，休要吃驚，爲兄見你孤身獨眠，悽涼萬分，特來和你並頭談心，你且睡下，爲兄來也。」大姑大驚，怎敢怠慢？急回手，把刀拿在手中，一骨魯跳出了床，指着白玉霜罵道：「你這個不成材的畜生，怎敢這般沒理，竟敢欺負師妹，問你天理何在？」白玉霜道：「好妹子，休要罵人，天下師妹配師兄，到處皆然，怎爭你我一對，你快把刀放下，還是依了爲兄的好。」大姑大怒道：「你這賊子，你說誓不再近女色，口血未乾，就做出這禽獸之事，你真不是一個人，我雲大姑可是被人欺負的麼？」白玉霜大笑道：「我曉得你不曾被人欺過，今夜對不起，我姓白的，權且來欺負你一次。」說吧一伸手便要來奪那大姑手中的刀，大姑大怒，嗖一刀，向白玉霜當頭戮來，白玉霜側躲過，白玉霜第二刀又來，白玉霜又躲過了。怒道：「你怎的？恁地不識抬舉，鬧得大爺性起時，一霎時，送你上西天去。」大姑大叫道：「爹爹吓，你收得好一個徒弟，學會了本領，卻來強奸你的女兒來了。」說吧，惡恨恨地，又是一刀向白玉霜當心戮來，白玉霜大怒，一伸手，把刀奪了過去，指着大姑笑道：「好師妹，休要恁地執性，今夜且從了爲兄的，待明天告知師父，我們師兄妹，即成了一對夫妻，却不是好。」大姑紅着臉道：「我便是死，誓不從你這個淫賊，你這廝如有好結果，天也沒有眼晴了。你曉事的，快回前殿去，不然我便和你性命相拚。」白玉霜却想不到大姑生得恁地烈性，到了這時，却是弄得，留也不是，走也不是，索性把心一橫，走上一大步，撲住大姑，便欲用強，迫得大姑怒火中燒，大叫大罵，把個身子亂撞亂動，激得白玉霜，怒氣冲天，手起一刀，把大姑戮倒在地，再一刀，結果性命。可憐雲大姑是一個青春嬌婦，待父又孝，今夜萬不料，死在淫賊之手，却是身橫佛地，血流雲房，菩薩慈悲，必引了這個孝女節婦，笑歸極樂，高坐蓮臺。」白玉霜見大姑一死，却也慌了手脚，却把血刀一

丟，跳出雲房，也不敢再回前殿，趁着月色，如飛的下了清風嶺，仍回梅花峯去了。

雲中鶴到了次日的上午，方回清風嶺，行到清風寺，進了山門，走到大殿口，却見殿門閉着，用手推時，却推不開，肚裏尋思：「大姑今天，爲什麼把殿門關着？噯，是了，爲我不在家中，怕有陌生男子進來，年青女人，正該恁地規矩。」想到這裏，心中好生歡喜。一便側轉身，斜刺裏繞到殿後去，口中叫着：「大姑，爲父的回來了。」一路走，一路叫將去，却不聞大姑回聲，雲中鶴好生納罕。尋思：「大姑今日，怎的忽地貪睡，到了這時，尙未起來，不知爲了什麼？怕是生了病了。」雲中鶴暗暗就憂，信步行到大姑臥室外面，瞥見窗戶開着，不禁心口一跳，忙上去向窗口張望進去，見床上抖亂被褥，那裏有大姑睡着，雲中鶴側頭看看房門，像是拴的緊騰騰地，雲中鶴疑雲重重，把上身探入窗，用口細瞧，怎知一股血腥氣，陡地冲上鼻來，雲中鶴大驚。一縱身跳入了房，看得仔細，祇見地上却橫着一人，雲中鶴俯下身去瞧時，不是大姑是誰？血凝結滿地，身已冷得如冰，嚇得雲中鶴魂飛魄散，大叫一聲，暈了過去。半擲方甦，不由撫屍大哭。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好好地在家，怎地被人殺了，是那裏賊子殺你的？你告訴我，爲父與你報仇雪恨。」雲中鶴一邊哭，一邊用手推着大姑屍身，怎那大姑，山着父親大叫大推，終是睜了雙目，開了大口，理也不理，雲中鶴哭得死去活來，方始收淚，靜一靜心，想起大姑的平日爲人，怎會死於非命？想我只生這一個女兒，自小到大，依依膝下，從不離開一步，我有病便盡心盡力的服侍我，我有心事，他又婉婉轉轉的勸慰着。三年前招了一個女婿，他又能頗行婦道，對丈夫，真的相敬如賓，小夫妻倆，對待我時，又能極盡孝道，使我歡欣。怎料天不作美，女婿得了一場病死了，他又立志守節，終身侍父，這樣的女兒，可稱世間少，入間稀，萬不料得此結果。唉！我的好女兒，教爲父做了夢，也怎地想得到哩？」雲中鶴想到這裏，又不禁哀哀地哭了個不已，沒奈何，含了淚，把房門開了亮光透入，便見一把血刀，橫在地上，雲中鶴拿起一看，認得是大姑自己的刀，呆了半擲。暗想道：「莫非大姑，用刀自殺的麼？」於是俯下身，細細一看，却看出大姑的腹上着了一刀，頸上又是一刀，又明白不是自殺，却是誰？殺了他，他是安分女人，平生沒有仇人，却是誰，

興他過不去？要他的命，雲中鶴越想越糊塗，沒奈何，放了刀，走近床，把被拿了出來，掙大姑放到床上，把兩腳兩手拉了個直，把他仰而睡着，在鼻上取下了帕，蓋住了臉，拿一條被蓋住了身，然後悲切地，走出了房，轉入前殿，把殿門開了，回轉身，瞥見佛案上面，安着一口寶劍，佛案下面，鋪着一床棉被，雲中鶴急拿寶劍看時，便認識是徒弟白玉霜用的那口劍，不覺恍然大悟。頓腳恨道：「原來是這賊子，做的勾當，他必然借宿於此，見色思淫，跳窗迫奸，我兒不從，拿刀相拒，他便奪刀，殺死我兒。唉，天下那有這等狼心的賊，連得自己的師妹，都要強奸起來，真比禽獸也不如。我必手刃此賊，爲我女報仇。」雲中鶴咬牙切齒，痛恨淫賊，可憐含了淚，奔到山下，約了幾個村民，忙了一天，草草地把大姑殮了，就葬在清風嶺上，雲中鶴候到夜，即拿了那口劍，飛往梅花峯，找白玉霜去。遇見了時，就用這口劍，斬他十七八段細細地宰割着，方消心願之恨。雲中鶴，一路悲憤填胸，恨不得，一脚跨上梅花峯，一劍刺死白玉霜，施展起夜行術，飛一般快，奔到梅花峯，還不到更半天氣，一口氣上了山，瞥見關柵橫倒，梅花峯上的小嘍囉，背了包裹，潮水一般，湧下山來，雲中鶴隨手撈了一個，拖入林中。問道：「你們到那裏去，白玉霜在山上麼？」那個嘍囉認得雲中鶴是白玉霜的師父。忙道：「老英雄你遲來一步，我們的梅花峯，已吃人家破了，我們今夜散伙，四大王白玉霜逃得不知去向？那二大王季不不被殺？」雲中鶴吃驚道：「却是誰破了這梅花峯呀？」嘍囉道：「是林家坡三十多個少年男子，一個老英雄喚做雙翼虎，一個小女子，喚做花花豹的，人還在峯上大寨內，他們把寨內財物分表了我們，叫我們散伙歸田去，因此全夥兒都伴下山。」雲中鶴聽了，不覺側抽一口冷氣，即叫了那嘍囉自下山去，雲中鶴又問了幾個嘍囉，打探白玉霜的行蹤，都說白玉霜被雙翼虎戰敗，落荒而走，不知去向。雲中鶴沒奈何，候得衆嘍囉走盡了，索性上得峯去，拜會雙翼虎，打聽一個水落石出，便是海角天涯，也要找這淫賊，爲大姑報仇。打定主意，便上峯去，只行一里多路，便見十幾個農人打扮的少年男子，手裏拿着單刀鐵尺，么么喝喝，跳跳噠噠，在月光下，玩得十分起勁，忽見一個老兒，手拿了劍，走了上來，一齊叫聲哎喲，齊挺了兵器團團地圍了上來，不知高底，拿刀向雲中鶴就刺。

第十二回 假妹夫索美詐銀 僞新郎貪花傷生

雲中鶴見衆少年把刀劍將來，急把劍架住了道：「衆位小弟弟，休要認錯了人，我不是強盜，我是拜會雙翼虎和花花豹的，即煩衆位通報一聲。」衆少年聽了，齊說一聲對不起，即把刀收回，當先引路，擁着雲中鶴，齊上忠義堂。方芝同與玉兒正在商議放火燒山，忽見衆徒弟陪進一個老人，生得身材高大，威武絕倫，銀鬚拂胸，儀表非俗。方芝同迎入了，作了揖道：「老英雄來看那一位的？」雲中鶴道：「兄弟是來拜會雙翼虎老英雄的，就是想是閣下了。」芝同還禮道：「不敢，小弟便是方芝同，在少年時，人稱雙翼虎的，不知閣下，高姓大名，來看小弟，有何見教？」雲中鶴道：「兄弟是山東人，賤名喚做雲中鶴，爲找小徒白玉霜，連夜而來，行到山上，方知這寨子已被閣下破了，小徒不知去向。聞得閣下是個英雄，故而斗胆前來拜會。」芝同道：「久仰大名，却幸今日相會，不瞞雲兄說，令高徒身入綠林，都沒有綠林好漢的光明磊落行爲，到處採花，竟敢採到我女兒身上，幸我女兒深夜逃回，回耐令高徒，還是不肯放手，兀自緊追不捨，使小弟忍無可忍，故而今天下午，帶了徒弟們，來此向他算賬。他和小弟戰了幾合，便逃得不知去向？却不知是閣下的高徒，得罪得罪。」雲中鶴聽了，不覺流下淚來。道：「這畜生的所作所爲，已是沒了人性，我有說不出的心頭之恨，也非找他算賬不可。既然他已走了，我也不便久留，方兄，再會吧。」說時，辭了便去。弄得芝同和玉兒莫名其故，見雲中鶴快步奔回林家坡。第二天向林思明說明了，林思明好生歡喜，便寫一張稟帖，差人送往平陽縣，平陽縣自有一番嘉獎，且不去提他。

過了半月，早已二月之初，林中竹和花花豹的佳期已至，林思明一手主持兩家婚事，把小兩口兒，成了一份圓滿家庭。方芝同和中竹的娘感激得什麼似的，接着林思明便與兒子幼明，端整迎娶康百萬的

女兒錦花姑娘了。這一天，康百萬家正在請了親友，宴請冰人，開了大廳，嘉賓盈堂，正在行酒之時，忽地來了一位不速之客，向着康百萬，作拱賀喜。康百萬見那人是個白面後生，衣冠楚楚，儀表出衆，却是不認識是誰？當下匆匆地還了一禮，道：「閣下貴姓，怎麼光臨寒舍？」那少年道：「小弟姓王，北京人氏，向在關外經商，已有數年不回家鄉，到了上月，方始回轉北京，想起一個同胞妹子押在妓院之中，小弟看在手足的情份上，備了銀子，往妓院中去贖妹子出來，到了院中，誰知妹子早已嫁人，問了老鴿，方知舍妹嫁在尊府。」康百萬吃了一驚道：「令妹喚做什麼名字，休要弄錯了人家。」那少年道：「怎會弄錯，舍妹的閨名，我且不再提他，他的妓女名字，人人喚他賽銀花，你老先生，可是康百萬姊夫麼？」康百萬聽了，大驚失色。衆賓客聽了，也不禁一齊吃驚。康百萬尋思，這件事決然瞞不過去，且散了席，和他細說。想吧，道：「兄弟正是百萬，老弟遠來，且請入席飲酒，遂請那少年在上桌坐了。康百萬親自向衆賓行了一巡酒，那少年飲到半酣，聽得衆客閑談，方知康百萬的女兒，配與林家坡林思明爲媳，今天正在宴請媒翁，酒罷席散，衆客盡去，康百萬送了來賓，便請那少年同入書房坐地。道：「老弟，承你一片好心，遠遠地跑了來，看你這位舍妹，足見手足情深，可敬可佩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兄妹相別多年，可憐他身落風塵，以爲永無出頭之日了，可喜嫁了姊夫，却不是她前生敲破了木魚，想不到有這個好收成。」幾句話，說得康百萬啼笑皆非，呆了好半響，紅了臉道：「老弟，我已是有了年紀的人，直覺委屈了令妹。」那少年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妓女嫁人，像姊夫這等人品，可稱千中棟一，只是小弟念妹心切，即請姊夫，教舍妹出來，使我兄妹相會。」康百萬道：「老弟，令妹不在我家了。」那少年吃驚道：「不在府上，他到那裏去了？」康百萬道：「說來話長，便把飛賊入房，搶走三奶奶一節，告訴了那少年。」那少年聽了，跳起來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怎有這等事？便算舍妹被飛賊搶走，你也該向官廳進稟帖，請捕快追拿飛賊，方是道理。」康百萬道：「我爲令妹失蹤，生病多時，內人曾託了人，向平陽縣去投稟帖。」那少年道：「你把平陽縣的批文，拿來我看。」康百萬道：「却沒有批文下來。」那少年怒道：「官廳接受了稟帖，怎會沒有批文，你當我是小孩子麼？怪不

得，我前夜得了一夢，夢見我的妹子，披頭散髮，口口聲聲，託我做兄長的，爲他伸冤，照此情形，顯見得被你謀害而死，姓康的，你是一個財主，銀子可以壓死人，我們打官司去。」說吧，一伸手，把康百萬像一只小鷄，拎了過來，嚇得康百萬魂不附體。叫道：「老弟，有話好談，何必如此發怒，令妹端的被人搶了去的，你不信，你問我家楊帥父。」便叫楊風進來，楊風勸着那少年，一面請康百萬慷慨些，拿出銀子來，送少年走路，那少年見楊風識趣，便也諍了下來，康百萬沒奈何拿出五百兩銀子，那少年怎肯答應，楊風做好做歹，又加了五百兩，合成一千兩，付了那少年，那少年方才恨恨而去。康百萬自嘆悔氣，却爲女兒婚期將近，忙得一天星斗，怎有工夫，來和那少年多事，化了千兩銀子，只好向女兒的嫁妝上，扣去一點的了。

諸君，這個少年，你道是誰？說來決不相信，這少年便是到處探花，手殺師妹的淫賊白玉霜。這淫賊那夜在清風寺殺了雲大姑，當晚回轉梅花峯，到了次日下午，怎料方芝同父女率領衆弟子到來剿山，白玉霜已知方老武藝，早已心驚胆怯，一交手，果然敗了下來，嚇得他抽身而逃。在城外又怕師父尋着他，索性躲入城內去，依舊偷銀子嫖姑娘，案子越做越多，捕役挨戶搜查，眼見得在城內立不住腳了，又出了城，流浪在各村落間，爲了遮人耳目，打扮了一個書生模樣，手中沒錢，便扮書生，跑到康家莊，向康百萬索得了一千兩的詐，楊風雖與他會過一面，却是在天尚未亮之時，怎能記得清面目？這淫賊一再採花失風，可是淫心不死，心中橫着一個女子，誓非一親香澤不可。這女子便是康錦花，他和三奶奶結合之時，三奶奶不小心，口中溜出了錦花姑娘，生得如何美麗，淫賊聽了，便纏在心上。前幾天曾在深夜飛往康家莊，想飛入去，採這朵嫩花兒，誰料康百萬爲了前車之鑒，已具戒心，請了五個武士，保護莊子，淫賊見他防範嚴密，却也不敢輕舉妄動。這一天，在康家酒席上，打聽得兩家結婚之期，他又計上心來，默默地記在心上，只待心願一了，他準備高飛遠去，躲避師父。身上有了銀子，就想往城中取樂。這一次，不敢以舊面目進城，就在鄉鎮的京貨店裏，買了一頂大毡帽，向頭上一覆，向眼鏡店買了一副墨晶眼鏡，遮住雙目，出言吐語，文文雅雅，行坐起臥規規矩矩，裝得真像一個正人君子。誰也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嚇得思明魂不附體，忙同兩人悄悄地奔到洞房門外，玉兒把房門開了，三人入房，果見幼明倒臥地上，中竹上去，解了繩索，在口中取出棉花，可憐幼明見了父親，兀自說不出話來。錦花姑娘，在床內早已肚內明白，尋思，已不能做人了，一個人悄悄地床內自殺，把褲帶，掛在床樑，套在頸項上，在將死不死的當兒，聰明的玉兒，已料到新娘必有這一着，走上床去，撩起青紗帳子一瞧時，果見，新娘已上了吊，玉兒不慌不忙，上了床去，把錦花救下來，得以起死爲生。林思明和幼明中竹玉兒四人，出了房門，密密地商量着，以家醜不可外揚，新娘既已醒轉，已是百事大吉，只要把外間的淫賊屍身埋去了，便能瞞住村人。當下林思明婉婉轉轉地，勸了幼明和錦花，教兩人上床合登。芝同中竹玉兒，出了房，轉出外去，尋得了白玉霜屍首，叫中竹在深林中，掘個泥洞埋了，仍請中竹玉兒雙雙回家，千叮萬囑，不可張揚開去，然後回轉家，關了門戶，天已大明，直至日高三丈，思明夫婦，教丫環進房，請一對新人起來，看小夫妻時，却是恩恩愛愛，親熱得出人意外。

